

景宗寫本

小畜外集

小畜
外集
七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盛景宋寫本
景印原書版心高營
造尺六寸七分寬五
寸一分

負襟華二句無

不知鳴玉谿山下何似仙娥水石間免被尋常桃李妬自

開自落隱商山

鳴玉谿志州
和蓮花生處

和仲咸除知郡後雨中戲

上

明代何人為薦雄專城猶與衆人同徒聞清政如黃霸尚

借緋衫似白公我有金章知是忝君無銀槓信為窮

白公
詩云

亦不貧銀槓長隨不須厭見隨車雨歲晚當期五穀豐

又和仲咸謔成口號以代優人之句

就轉專城喜氣舒開筵應待雨晴初又淹駁正春坊筆為
重循良刺史車事簡郡齋唯檢藥夜長鈴閣只看書好傾

官醞招閑客籬畔金英尚有餘

移入官舍偶題四韻呈仲咸

賃舍喧卑謫宦情
同年邀我住公庭
不離鍊藥煎茶屋
便坐吟詩看雪廳
苔暎乍行侵屐履
綠竹窓初卧滿床
青使君公署雖宏敞
未見南山翠似屏

副使公宇
比對山

仲咸借予海魚圖觀罷有詩因和

偶費霜縑與絲毫
海魚圖畫滿波濤
搯床難死慙龜殼
把酒狂歌憶鱗螯
鰓蚱脚多垂似帶
鋸鮒齒密利如刀
何當一一窮真偽
須把千尋鐵網撈

贈高洛龐主簿

織女溪前貧主簿
仙娥峰下舊詞臣
久棲枳棘方茲困
謾帶貂蟬不是真
七里高山雲簇簇
一條丹水石嶙嶙
秋來

魂夢應相似同是帝城東畔人

高州進士張齊說將赴春闈以讀別馮中九
馮君酬和予亦次韻繼之

風雪騎驢去入闈試期難伴貳車閑桃花好躍三門浪芝
草休尋六里山錫宴吟春爛漫舊房從鑱石孱顏明年
得意歸來日不見麻衣泣玉斑

再賦一章用仲贈別

七榜御前搜俊造高州終未識遷鶯可憐白屋孤寒士更
住深山寂寞城獨跨蹇驢雲外去仍攜稚子雪中行生有
子年

十三無家不
託挈之而去散官不敢將書薦空解吟詩說姓名

仲咸見子一百六十韻詩相贈因以四韻答

之來詩云筭來是風騷
邊好策勲故以用之
李杜壇
答之

勞將詩什比兵權
兵數雖多氣不全
烏合師徒空百萬
虎賁精銳只三千
揚鏡正突漁陽騎
避箭甘回赤壁船
若許英雄君與操
更當劇勵整縶鞬

次韻和仲咸感懷貽道友

莫問窮通事若何
遇花逢酒且狂歌
人情易逐炎涼改
官路難防陷穽多
只合收心拋世網
不須推命說天羅
如今玉石休分別
免被無辜削卞和

好齊生死與窮通
古往今來事略同
軒后謾留燒藥鼎
漢皇虛築望仙宮
鑑中容鬢看三老
夢裏榮枯旋旋空
不逐冥鴻天外去
可憐憔悴撲燈虫

次韻和仲咸對雪吟三十韻

靜對春天雪特烹月俸茶副使俸唯茶一色久閑便平澹薄漸老

厭諠譁徒倚終朝看溟濛向曉加應同頭上髮復亂眼中

花光暝侵燈閣聲繁拂竹斜東風吹片片北戶積些些最

豁三農望勻淹百草芽潤勝天上霜媚掩日邊霞史筆應

先紀豐年的不賒舞縈農叟袂飄逐使君車善政商於郡

優閑副使家酒錢隨分有詩筆且須誇岸灑泉聲好公署南即

水竹園滋薺色嘉高於地暖無心思北闕有興讀南華地隱

商於洛山縣楚興巴南山東入楚拖腸甘似鼠盡足不爭

蛇有病如原憲無才敵景羞一云力何反由來叩寂寞全

勝事驕奢世態誠堪笑前賢亦可嗟絳侯憎賈誼白傳怨

王涯

白公始右贊善貶江州刺史時王涯為中書舍人上言罰太輕不可使為治民官遂再貶司馬終身怨之

及聞甘露事賦詩云當君白首同歸宣室終前席潯陽暫

日是我青山獨往時蓋為涯作也

宣室終前席潯陽暫

種畬

白公江州詩云歸茅栽芋種畬田

升沉常自得消息一何佳自顧曾

傷翼甘同不食瓜但全螻蟻命敢鬪虎狼牙竹箭天生直

潢汚地本窪敢云求富貴且免奉姦邪夜黑燈燒樺

商州無油

多坑樺燭朝飢飯帶砂尚慙紆紫綬豈望署黃麻親壽高如鶴

兒嬌語似鷓鴣時時傾一酌聚口笑嗒呀

春日

門冷官閑似死灰人言今日是春來猶殘舊賜銀幡勝且
向山州當酒杯

問四皓

四塚纍纍豈是仙避秦安漢道空全紫芝探處應辛苦何
似腰金食萬錢

代荅

何必驂鸞上五雲由來吾道貴全身君看白日冲霄者多
是偷桃竊藥人

和仲成杏花三絕句

莫道高山節候遲晚來簾外半空枝明朝落盡無蜂蝶冷
暖人情我最知

堦前已見三分落枝上都無十日繁誰伴多情王副使以
詩傾酒與招魂

老去對花多感嘆春來耽酒少康寧也知此事終無益免

被漁人笑獨醒

知州廳杏花昨日爛漫錄事院今日零落唯
副使公署未開戲題二韻

知州宅畔繁如雪錄事廳前落似梅副使官閑花亦冷至
今未有一枝開

放言詩

元白謫官皆有放言詩著於編集蓋騷人
之道味也予雖才不侔於古人而謫官同
矣因作詩五章章八句題為放言之首章載正

集今餘

四首

榮枯禍福轉如輪幽闇難欺有鬼神天上若無司報者世

間爭向不平人夏蟲莫恠冰壺色秋隼休猜月窟身吾道
斯文如未喪且憑方寸託穹旻

賢人雖學心無悶君子須知道自消德似仲尼悲鳳鳥聖
如姬旦賦鴟鴞看松好待嚴霜降試玉宜將烈火燒青女
祝融如不黨願分頑石與山

人生唯問道何如得喪升沉總是虛寧可飛鴻隨四皓未
能魚腹葬三閭傳巖偶夢誰調鼎彭澤高歌自荷鋤不向
世間爭窟穴蝸牛到處是吾廬

靜筭人間事偶然窮通未必在穹玄關從白馬欺來度赦
被青蠅暗裏傳禁樹罷吟紅爛漫江籬且詠綠芊絳放言
詩什誰堪贈焚贈微之興樂天

海棠木瓜二絕句 并序

上維郡西百步有郵亭，植海棠一株花甚繁麗。又有木
瓜數十本，清明前二花競開，如較勝負，言其艷則木瓜差
劣矣。言其華而實則海棠宜有慙色，木不能言，戲為贈答。
豈惟自適亦取諷于有名無實者矣。

海棠贈木瓜

我向商山占斷春，風流還似錦江濱。群花自合知羞耻，莫
對西施更數顰。

木瓜答海棠

莫誇顏色鬪扶疎，穠艷繁香總是虛。看取衛風詩什裏，只
因投我得瓊琚。

春居雜興

二首元四首
二首在正集

閑寫新詩十數篇
曉來鋪向竹窓前
無端鶯子欺人睡
故落春泥污綵牋

一夜春雷百壑空
山家離落起蛇蟲
無端蚯蚓爭頭角
觸破莓苔氣似虹

哭羅三

二首元五首
三首在正集

故署作郎直史館
羅君諱處約字思純
僕之執友且同年
生也以淳化元年十月捐館
自僕謫宦商於徃徃入于夢
寐悲感之思見之于詩

生死雖殊道義存
曉來襟袖有啼痕
只應知我方憔悴時
向高山入夢魂

同試五題為縣吏共求三字作詞臣僕早歲與思純在蘇州同為縣令每日私試五題約以應刺必取而制官僕偶塵忝而思純實志以終西垣謫宦何須恨若比羅三是幸人

仲咸以予編成商於唱和集以二十韻詩相

贈依韻和之

詩戰雖非敵吟多偶自編齊強侵北鄙許販守東偏春秋齊人

侵我北鄙人鄙居於東偏蓋喻許奉許叔猶恨多虛日何妨且繫年予

邵一年唱和始及百首龍媒難趣逐鴛鴦賴驅牽拙句傳非夢樵詞

縱自天一嘲花灼灼再詠鴈翩翩白雪終無繼洪崖謾拍

肩駭鸞元在漢墮鼠不成仙劓發鋒銳利衡誠勢力懸石

因良王潤聚借錦衣鮮據乾象家笑劔羹古味全虎鹽宜

燕亭猴棘謾雕鐫我筆非江氏君才比孟望豈勞開舊旆

早洽步花磚重甚連城璧精於萬選錢西江聞祖德

馮定西江

送客詩文

詠南國許名賢

仲咸近左大

夜閣調琴月秋堂煮茗

煙淡交輕勢利孤達鄙榮遷媚挹懷珠水幽聽噴玉泉
謫居叨屬和都志命迍遭

仲咸以一秋苦雨兩日忽晴以四韻見寄因

次元韻兼紓客情

愁霖百日思低迷昨夜星辰似舊時稼穡已傷憂客計津
梁全壞怯歸期丹河浪減沙痕漲錦嶺霜晴月影遲喜霽
未遑抽賦筆勞君先惠碧雲詩

唱和暫停霖淫復作因書四韻呈仲咸兼簡

宋從事

山雲漠漠雨霏霏正是騷人唱和時
謫宦慙無賈生賦愁霖合有謝公詩
已妨步月塵凝榭是歲中秋夜而恐誤登高菊滿
籬且喜賓筵得同道不為篇什欲何為

次韻和仲咸送池秀才西遊

夏課詩成又旅遊離離秦樹葉驚秋
青霄路在何難到白雪才高豈易酬
幾處讀碑尋野逕共誰沽酒上高樓
高於遷客曾如此繫滯空思十二旒
丁未第前客遊十年矣

與方演寺丞覓盆池

謫宦門墻冷似村看山廳下露莎繁
涵星冰月無池沼請致泓澄數斛盆

仲咸因春遊商山下得三恠石輦致郡齋甚
有幽趣序其始末題六十韻見示依韻和之

詠盡千峰雪吟行六里春布多成暇政方稱好閑身物得
商山下形如震澤根初期穀成叟乍遇魏榆神固異它山
石還同似玉珉繞看猶汨沒斷見漸輪菌草擁才抽甲煙
封幾得辛

陰陽家流謂一歲為一度得辛

綠藏苔漠漠青亂葉萋萋蛟虺

渾疑活琳琅勢逼真杖敲清有韻衣拂瑩無塵起似生徐
甲扶如醉伯倫知吾憐磊落

吾代仲咸言

移爾出荒榛留滯誠

為久遭逢蓋有因勝攜鷹鵠印喜遇駭鷄珍齊列幽齊畔

休藏古澗濱未邀耽酒客

自謂也

先對抱琴人

仲咸好琴

帶蘚形

雖瘦穿交氣已振

自非懷峭絕安得免沉淪月影無雲

夕煙姿有雪辰參差光互動高下勢相均樓待同嘉士搜
求等雋民擇勞拂拭感遇似陶鈞撫惜情如舊裝添景
自新窓風聲浙々簷鳥語欣欣映合移紅藥遮須翦綠筠
使君安置後勾我往來頻捫樸閑垂袖佷挨醉脫巾海山
豈華岳小嶙峋鷲毳瑩如霞蝸涎曳似銀峰巒輕齒
齒雕琢笑麒麟雨霽嵐光滴春晴黛點勻鼎分聊自得芝
秀好相親宋隕知難及秦鞭似弗仁無瑕收作寶不速敬
如賓仙掌憐應拔山眉妬亦頻罅開青虎眼痕駁黑虬鱗
恠隱深難測神驅恐不違倚多涼透骨卧近冷侵茵感縮
迴蛇尾鎗銜齧獸脣雲孤堪結伴松老合為隣對恥風標
俗題愁格力貧玉堆深媿白

白公太湖石詩錯落
復崔嵬蒼然玉一堆

如彬沈彬詩云黛潑千山出蜀來人以爲警策埋去甘長往移來忽併伸露噴

秋洗髮雲觸曉生津清越特堪叩嵌壑永不磷似龍兼易

擾如虎豈難馴夜檻含星彩暗軒爍日輪三人鐺脚看州

賓客唯副使推一盞甕頭醇三人常對不飲酒羅刹迎潮怒干將

插土皴沉沉吁可恠瑟瑟比難臻關瑩寧饒壁爭年不讓

椿閑書堪試筆醉坐好垂綸何啻爲三友白公雙石詩云石雖不能言許

我爲還應直萬緡貪看碁錯路競愛酒忘巡利若刀懸蜀

危於閣聳陳一拳終太小五色却非純有泐應難待無言

詎可詢摩挲諄王立圍繞似環循爲匠雖非郢吟詩莫謂

秦頤容一株上題着舊詞臣

訓仲咸雪霽春融偶題見寄之什

瓊華消散暖風來多費陽春白雪才守道也知心下樂流
年爭奈髮邊催君愁離別煙花好我待量移翅羽開漸老
分飛更堪惜海棠凋盡始應回

來詩云傳語東歸王副
閣也須別却海棠回

和安邑劉宰君見贈

數年侍從立丹墀掌誥長慙格調卑左官久勞青瑣夢歸
山猶負白雲期一生得喪唯憑道千古聲名合在詩深謝
多才遺佳句此身休退是何時

詞上人見訪復謁不遇留刺而還有詩見謝
依韻和答

湍休訪我我重尋獨叩松關絕好音滿袖塵埃回俗步一
鑪香火隔禪林偶留刺字情非淺忽枉詩章思更深猶喜

謫官無吏役往來從此伴閑吟

次韻和朗公見贈

朗公少年曾遊荆湖識虛中齊已

朗公垂老尚吟詩魯泛三湘看九疑
欲問勞生心擾擾強酬佳句思遲遲
紅塵無味碧嶂携僧自合宜
共待中條山有雪寺樓吟盡更同誰

鹽池十八韻并序

鹽池之大古無題者有城都長安河東為近輔地實屬烏
名人奇士遊者多矣遷都建郡已未亦在千里之內凡所
臨莅率皆儒臣竟無一辭以紀勝槩天寔惠我使之補止
淳化四年孟夏月始自移于解梁會宗人太常博士

且領池事遊覽之際憤然成章三十六句雖不虞於

前輩豈敢誣于後生人或繼之實自予始

極望似江沱漫、起素波兩池泉不竭萬古利還多場吏
輸半額畦丁奉月課平收時車併載種處地先磨碎顆珠
凌亂乾聲玉切瑳岸平開雪苑渠滲拆銀河衆鵠齊翔舞
群羊自寢訛本源皆瀉酒異端亦鹹醜沫訝浮鷗鷺津堪
漬蚌螺煮勞輕渤澥煎苦笑狎柯雨打重歸水菴盛更覆
蓑監風吹作片烈日曬成

丁戈切

海末知難及蕃青不的

過惠人食困闕均口賦無頗涿鹿城雖近蚩尤血若何

世相

傳皆云鹽池是蚩尤血又有

有時紅爛漫是處白差

史傳不載鹽池水有時一如一

峨潤下終資國靈長任酌蟲江梅須待我金鼎始能和

萍流匏繫任行藏
惟指無何是我鄉
左官只拋紅藥業
僦居猶住玉泉坊
白公渭北眠村舍
杜甫漢西賃草堂
未有吾廬莫惆悵
古來賢達盡茫茫

題滁州懷嵩樓

唐李憺公守
滁州日建

昔是優賢地
今為省過州
非賢亦非過
醉卧懷嵩樓

次韻和史館丁學士赴闕書懷見示

清夜哀吟敵曉鷄
行藏無玷白於圭
陽春寡和人傳郢
肉味都忘子在齊
絕俗文章終遠大
循資班列暫卑棲
看君更刷鸞皇翼
一舉方知鷺雀低

次韻和丁學士途中偶作

淮海豐登接帝畿
家家耕破舊荒陂
乳牛引犢精神健
野

吏携孫鬢髮，衰河市妓翻。輕褻神社，道人挿小紅旗。馮心誰
盡取，村田樂盡使。憂民聖主知。

出守黃州上史館相公

出入西垣與內廷，十年四度直承明。又為太守黃州去，依
舊郎官白髮生。貧有妻賢須有祿，老無田宅可歸耕。未甘
便葬江魚腹，敢向台階請罪名。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七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八

雜文

海說

拾簡牘遺事

諭交趾文

弔稅人場文

續戒火文

雙鸚誌

詛掠剽神文

單州成武縣行宮上梁文

海說

凡物有納者必有所出海吾見其納也未見其出也然則
彌天地更萬世滔滔百川靡晝夜而東注雖海之鉅者庸
能不滿溢乎伯陽謂海為百谷固為王矣固善下矣然不
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猶聖人之道日用而不知故朝
夕被海之澤者曰海之功也何以明之海涵虛東荒密邇
暘谷每日浴于淵而氣騰乎天由是蒸而潤者謂之露噓
而霈者謂之雨飛而結者謂之霜飄而散者謂之雪雨露
之生成雪霜之收藏是萬物朝夕被海之澤也明矣譬言設
爨于釜蓋之以盎缶則釜未沸而盎缶已濡矣物之小者
猶爾况巨浸乎故曰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或謂方
載萬里海在一隅豈海之澤能備于天下邪噫海既為王

矣則以五湖為五侯以九州為九伯以四瀆為四岳至于
池沱沼沚陂澤浦藪皆附庸也故五侯得以專其惠九伯
得以供其職各以其所屬土地分野而為雨露以生成之
為霜雪以收藏之斯亦上尊王室而旁市民利也誠所謂
有所納而必有所施者爾故古之王者厚往薄來以恩信
御天下不敢侮于鰥寡況諸侯乎故禹會塗山玉帛萬國
未聞禹之盈而覆滿而溢也蓋所納鮮而所施廣矣商受
積粟渭橋聚財鹿臺知所納而不知所施故盈而覆滿而
溢亦宜矣是知海不特以柔遠而為尊亦以惠物而能永
是以屯其膏者易象有悔竭其澤者詩人攸譏自秦郡天
下恩若惠乾食民若蠶吞國若鯨六雄之鬼餒而不祀兆

民之首懸而不解漢用晁錯削奪諸侯親之之恩絕于上
憧之之賦疲于下厚歛自足多藏取亡吁可惜哉以至天
道用違人心以離春露之不滋夏雨之不時秋霜之不令
冬雪之不正怨氣積而為驕陽謗言振而為迅雷餓膚散
而為飛蝗戰骨化而為暴電凶荒盜饑良由是歟嗚呼人
君者大海也諸侯者江湖川澤也兆民者百穀草木也人
君善下則諸侯歸之國君利下則兆民戴之苟有所納而
無所出知其積而不知其施則諸侯叛兆民亂矣又焉能
長久乎如是則為天下者無于人鑒當于海鑒

拾簡牘遺事

秋鄭饑鄭伯使子產如宋乞糴宋亦辭以饑子產還舍于

葛

葛地

遇田父之私者召而與之語曰父老矣凶荒水旱

悉嘗之今茲國饑君使不佞如宋乞糴宋復以饑辭我句
以今計稔闕逾月之食國將若之何對曰吾農夫也皆嘗
計于家未嘗計于國子產曰願聞家之說對曰歲在陬甯
鄭已饑矣葛有公孫氏吾之婚姻也井田車賦非不侔也
嬰羞丁壯非不等也播植儲蓄非不同也然公孫氏之子
忝于惰者也食非甘弗食也衣非鮮弗衣也雖有終歲之
蓄不數月而廩已虛矣由是有老而擠于溝壑者壯而為
人傭賃者幼而斃于餓殍者吾是歲之不足也命僮隸之
可去者去之慶弔之可絕者絕之犬鷄羊豕可市者市之
丁壯之勞者精其食音以充之嬰羞之優者半其菽以供

之故卒歲而家無菜色焉是吾之計于家也國則吾不知
噫吾又聞宋鄭耦國也今宋飢鄭亦饑矣唯儉者能存之
合以吾之公孫氏為戒乎子產歸以告句鄭伯遂命賤饋
膳節車服宮掖之冗食者出之官吏之不急者廢之戒廐
馬之粟去坊集之截削聘會之儀寢宴享之禮是歲也鄭
國饑而不困傳言農鄙之言不可棄也

諭交趾文

皇上之嗣位之五祀國家將取交趾歲貢賤臣王某謹頓
首上言請為文以喻之曰夫中夏之于蠻貊猶人身之有
四肢也運動伸縮隨諸人心故曰心為帝王之謂矣苟一
手一足間血脉有滯筋骸不寧則必藥餌以攻之攻之未

和則必鍼砭以達之非不知藥餌否口而鍼砭破膚也蓋所損寡而所益多矣君天下者其猶是歟我

太祖皇帝受禪于周啓國在宋聲明文物一變及古居帝王之位視蠻貊之病故一之二歲藥庸蜀餌湘潭三之四歲鍼廣越砭吳楚筋骸血脉渙然小康非王者神機睿略疇能至于此乎洎我后嗣守丕基躬覽庶政以為井汾者心腹之病也苟心腹未治四肢庸能治乎于是鍊仁義之藥餌修道德之鍼砭大瘳于并一進而愈九州四海旣康且寧顧爾交州遠在天末實五服之外亦四肢之餘譬之于身猶一指爾雖一指有患聖人得無念乎是用開爾昏庸被我聲教爾其從乎沈在有周白雉來獻降及炎漢

銅柱高標至于皇唐常曰內地唐末多難未遑區平今茲
聖朝丕履萬國太平之業亦旣成矣封禪之禮將以修矣
俟爾至止康乎帝躬爾無向隅為我小恙俾我為絕蹻斷
節之計用屠爾國悔其焉追矧夫爾水生珠我沉于泉爾
巖孕金我指于山非利爾之寶也爾民頭飛我有車馬爾
民鼻飲我有酒食用革爾之俗也爾民斷髮我有衣冠爾
民鳥語我有詩書將教爾之禮也煌々炎洲煙蒸霧縹我
飛克雲灑爾甘雨湯湯瘴海雲燒日鎔我張舜琴扇為薰
風爾天星辰人謂不識我迴紫微使之拱極爾地魑魅人
懼其恠我鑄大鼎使之不害出爾島夷觀明堂辟雍乎脫
爾卉服視華衮山龍乎爾其來乎無速厥辜方將整其軍

徒戒其鉦鼓向化我其救逆命我其伐惟向背吉凶在爾
審

弔稅人場文

并序

峽口鎮多暴虎路人過而罹害者十有一二烏行役者目
其地曰稅人場言虎之搏人猶官之稅人因為文以弔之
其辭曰

虎之生兮亦稟亭毒文彩蔚以錦爛睛眸赫其電燭爪利
鋒起牙張雪齧巖半齧游溪半齧育匪隱霧以澤毛惟啞
久而嗜肉豺伴貙鄰林潛草伏嘯生習之風視轉耽之
之目始有霜徑晨征陰村暮宿爾必搏以療饑啗而充腹
骨委溝壑血膏林麓恨魄長往悲魂不復旅人無東海之

勇婆婦起太山之哭至使賈說高談飛川走陸職彼獸之
攸暴示斯場之所酷騎者為之鞭蹄車者為之膏軸鉞者
謂之發刃弧者謂之挾鏃來之者有備過之者在速鮮不
魄駭魂驚而神翻思復者哉於戲虎之搏人也止於充腸
官之稅人也幾於敗俗則有泉湧鹿臺之錢山積巨橋之
粟周幽厲之不卹漢相靈之肆慾是皆收太半以充國用
三夷而禍族牙以五刑爪以三木搏之以吏啞之在獄馬
不得而馳其蹄車不得而走其轂鉞在匣以誰引矢在弦
而莫屬斯場也大於六合斯虎也害於比屋雖有黃公之
力莫得而戮雖有卞莊之戰豈得而逐必在乎立道德而
為戰為刃張仁慈而為宥為機俾爾獸之馴擾見我場之

坦夷乃芟亮薙惡除澆滌漓帝道以之蕩蕩人心以之熙熙自然來騶虞之仁獸返淳風兮庶幾

續戒火文

成公綏有戒火文似未盡其義因賡其辭以矯之

天垂象兮火曜斯備惟聖人兮則之而鑽燧俾回祿之所掌設离宮之正位祝融尸以行令炎帝命而為紀就乎燥苦手味司燿布政以救疾燧人化食而興利旣炎崗而滅亦燎原而熾蹈之者死望之者畏雖濟世以彰德亦興災而作沴始有問焉于魯廡照燕于昊宮社鳥鳴以啁啾池魚涸而噉喙秦陵則三月不息晉庫乃一夕而空焦光臥室以煙勃麋竺還家而焰烘鮮不物逐炤落家隨燼紅孰

展禳除之力孰施撲滅之功于是陳蕃搆以在外設綆走
以居中或命酒以三嘆或用馬於四鄙積水器以為禦表
火道以遐通塗屈之戒斯設曲突之言是從正平徒惕惕
以展力火正兢兢而責躬濟惟濡幕以相待去藁徒藹而
告衷我有斯命人誰不供斯亦失其本而得其終也殊不
知室如燬者焚于民兵不戢者焚于身斯火也防之在德
救之在仁省征賦之煙焰去侵伐之藹薪禮樂興而綆正
斯具刑政明而蕃搆是陳如此則除害於六合防災于四
隣又烏有煨燼萬國而煙煤兆人者哉然後劍無電以飛
晉書不仄而滅秦救綿山之直士克裝陽之烈臣鄙象燧
以休設惡雉頭而必焚俾夫烽靜六海煙清四垠則為國

為家者無忽於斯文

雙鸚志

鸚之為鳥惠而能言也人悉之矣故豪門右宗持金市之
以為耳目之玩羅者于其利也必生致之以求善價或
衣衿鮮翠喉苦鳴爽者徃邀千金之直癸未歲予策名
輦下與同年觴于旗亭有置鸚而鬻者因評其直將市之
俄有丐嫗曳杖而來者熟視鸚而泣悲不自止余因詰之
則曰嫗少賤為某使之女奴惟飲食是掌侯家嘗養二鸚
以金籠錮之置庭之左右廡下至于飲啄嫗實主焉其一
善言侯頗愛之其一終歲不能出一言侯則曰鸚之愛養
于人以其能言爾不能言者是尸吾泉粒也不如釋之因

釋其不能言者由是善言者愛愈厚時嫗幼在侯家以賤
附責温于貞而不知衣之出飲于腹而不知食之自飯之
餘者雖椒桂之味必覆于地饌之善者雖膏粱之美或投
于穢而妾蓋婢隱侯莫得而知矣無何鸚竊窺之侯侯至
輒以實告而侯則笞嫗嫗忿其讒于已也因夜盜啟籠拉
其頸而斃告以暴卒侯命瘞之洎侯得罪竄逐嫗以賤不
見殺放從于良將求其匹人則棄其老也將復于奴人則
忌其凶也流離民間以乞丐自給今之觀市鸚者思疇昔
之事嫗是以泣余因歎曰言雖佞事雖鄙可為君子之戒
也且夫鸚之不言非全身遠害乎鸚之能言非訐以為直
之謂乎嫗之斃鸚非惡直醜正之謂乎且念古之小人居

大用者尸廟堂之位素鍾鼎之食人之言者豈特害其身亦得赤其族又何啻嫗之斃鸚也是以志之

詛掠剽神文并序

予隣有右族藏鏹巨萬每月哉生明之二日且必觴醪豆
馘以祭于庭具紙蚨繪駿以焚之煙氣空勃翳于手舍詢
其所祀則曰陰君命神掠民之羨財籍數于冥府備人之
沒將得用矣吁予嘗稽祀典無是說此僅出巫覡之言爾
神乘是邪遂為文云

氣之結也清其臣濁其民氣之散也愚爾鬼賢爾神生則
上輔君而下活人沒則咎乎淫而祉乎仁苟反是者不臣
之臣不神之神夫何可云民不足神弗能福民有餘神矣

掠諸彼羨者豪珠倉壁散貸十償百割脂剔膏渴反弗飲

去

池然淥醪饑親弗食

音似

岳然芳肴紅葩碧卉宅嘗不毛

羅雲

雪手嘗不綵非豪之羨乃民之羨神果掠之適為

神勞彼羨者貴附權挾位飲凍奪寒裝妖覆女刮饑偷饑
饜僕飫隸朱丹墜門且壯且麗萬粟盈廡孰種孰藝罪貴
之羨亦民之羨神苟掠之祇取神媿賢者其辱不足如足
宅環其堵門橫其木居有葱牀出無繡較衣乎改綈膳乎
脫粟耕而後食不慙乎豐年之穀學而後仕不媿乎有道
之祿唯穀唯祿是必享祖宗而養親族烏敢私蓄神何掠
哉神何掠哉神豈肆虐貴者所與神豈受賂若然則逸者
處逸苦者罹苦孰曰天之道有餘損而不足補哉夫其不

知豪之羨貴之羨皆民之羨也神莫忍取神雖戾天又不
念天之民神之主苟害其主神將安處神何掠哉神何掠
哉

單州成武縣行宮上梁文太平興國九年

竊以七十二家管仲記升平之迹千八百處相譚述紀錄
之文蓋以三者易姓之初必受命而改制天下太平之後
乃加厚而增高煥乎皇主之大猷倬彼古今之茂典粵自
唐風不競巢寇暴興伏莽之徒盡聞鷄而夜舞揭竿之士
思逐鹿以橫行皇綱於是絲棼黔首以之瓜割求小康之
不暇廢大禮以誠宜我國家運應千齡化敷九有天人
克正虛危頤而宗廟安地寶方登河洛清而圖書出垂衣

蒙於堯殿走玉帛於塗山一戎而倒載干戈萬國而混同
文軌制禮作樂亦既表於成功降禪登封尚未行於舊典
望介丘而黜色見率土之翹心遂使百辟具僚八荒夷長
維沓緇黃之衆龍鍾耆父之人共傾葵藿之心來和鳳凰
之闕露封章而三進對旒冕以遷延同歌時邁之詩請展
告成之禮皇上俯從人欲上答天休鳴鸞特議於省方御
路聿修於行闕莫不務崇儉德屢降詔條圻壤剗剗之人
來從公府檟楠棟梁之用出自神州見萬乘之為心無一
人之勞力單州成武縣者城惟古戴地即梁丘左倚宓堂
子賤彈琴之日右鄰曹國文公觀脇之邦牧鴈之沼漾於
前倬玉之丘亘其後澤通魯甸入哀公西狩之郊鄉號漢

泉 武帝東封之井地征人事可得略諸監修殿直孫公
貴連七里家門可繼於金張內品梁公位列黃門勢望
齊於冀石知縣邢州觀察推官崔公初筮屢依王儉之
紅蓮百里字人憶陶潛之黃菊咸能戮力遂致傷功擇嘉
辰而先駕紅梁迎聖日而得開象闕莫之敢指無得而踰
爰陳善禱之文用壯非常之事兒郎偉

拋梁東東去金根御六龍祥雲未出叅天嶽喜氣先生見
日峰

拋梁西：來鳳蓋拂雲霓祈福不勞藏玉牒禮天須至用
金泥

拋梁南瘴海朱方化已覃願獻江茅藉鄔黍競誇西蘇與

東鶴

拋梁北榆塞黑山兵久息助祭歡呼郡邸中荷氎舞柝圓
丘側

拋梁上瑞彩祥煙擁天仗丹鳳黃麟隨輦行萬歲三聲滿
山響

拋梁下微雨輕風導仙駕巖前竒獸縱遊嬉山畔神光生
晝夜

伏願拋梁之後我皇功格上帝恩流溥天邦家兮如松竹之茂子
孫兮如瓜瓞之綿赫赫兮登三而邁五巍巍兮君聖而臣
賢同北辰兮居大等南山兮不騫庶齊休於天地垂萬祀兮千年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八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九

論議傳附

明夷九三文象論

省試三傑佐漢孰優論

省試四科取士何先論

五福先後論

漢武帝用宦者典尚書議

烏先生傳

瘖髡傳

休糧道士傳

明夷九三文象論

經曰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處下體之上居文明之極

土為至晦入地之物也故夷其明以獲南狩得其大首也南狩者發其明也既誅其主將正其民之迷也其日固以久矣化宜以漸不可遽正故曰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去闇疏云主也

南方文明之所狩者征伐之類大首謂闇君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者初藏明而往託狩而行至南而發其明也三應於上六是明夷之臣發明以征闇君得其大首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不可疾貞者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迷日久不可卒正宜化之以漸故曰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者志欲除闇乃得大首是其志大得也論曰夫明夷者文王之卦也非武王之象也獲紂首者武王之事也非文王之時也故聖人觀九三之象言文王以

文明之盛當商紂至簡之世若南狩而發其明可復大首
然以臣伐君義不可速在乎貞正俟彼貫盈故曰明夷於
南狩獲其大首不可疾貞也是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猶率諸侯以事紂此其義也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言
以九三之象觀之君遂發其明可以大得其志以其義不
可速故悔其明也若南狩廢其明又獲大首則天下文明
矣安得謂之明夷乎而王輔嗣以為既誅其主將正其民
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漸不可速正何其誤也
案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孔安國注云周自虞芮
質厥成諸侯并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
三年畢服觀兵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

示以弱文王未嘗伐紂安得言既誅其主邪武王繼父之志觀兵而退此不可疾貞之義明矣又案武成云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由舊又傳稱遷商頑民于維也何其化之速也安可謂民迷既久化宜以漸哉或曰九三良辭但云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不解不可疾貞何也對曰文王以文明之德晦明事紂不可疾貞之義于文易曉故象辭不繁述也然輔嗣注易極乎天人之際諸家莫之及也唯于此文似有未盡孔穎達猶尊輔嗣從而疏之殊不知明夷之卦用晦之世也故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此豈誅其主而正其民歟且言以臣伐君雖有文王之明遇商紂

之闇猶不可速況其下者哉故曰不可疾貞者亦聖人之
微旨其可背乎

省試三傑佐漢孰優論

太平興國五年

夫百姓不能自治命聖人以治之聖人不能獨治生賢臣
以佐之粵自有天地建國家歷代已來固非賢而不又也
在昔嬴氏之有天下也蠶食六國虎噬兆民君政猛于豺
狠人命輕于草芥役五嶺之戍起阿房之宮坑儒學之徒
惑神仙之事築城北塞鞭石東溟蒼生嗷々上訴求主天
命高祖革秦之暴纂堯之緒斬蛇于大澤逐鹿于中原雲
飛豐沛之間雷動崑函之地將欲洗萬人之塗炭救六合
之分崩乃生三傑以佐焉則有應炎漢之運儲昴宿之精

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于千里約法令于三章收圖籍之書令府庫之利使諸侯同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鄧侯為一也則有繼韓國之裔授黃公之書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蔚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為二也次乃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強齊如拾芥虜叛魏如摧枯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史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為三也故高祖嘗曰此皆人之傑也吾能用之奮布衣而取天下未為艱哉然則漢猶鼎也三傑為足以負之漢猶天也三傑為辰以燭之鼎去一足則有欹傾之虞天闕一辰則失經躔之度漢虧一傑則無霸王之業豈非天之道啓聖哲救黎元滅

亂秦殄強楚而興大漢哉不然何龍虎風雲會合之若是
邪噫輔弼則同優劣斯異故謂韓信之功如獵犬雖云有獲
蓋指蹤在乎人矣如是則蕭張人之功也韓信太之功也
優劣之義不其明乎其或得名遠之道其在子房乎故蕭
公受繫韓信受戮雖成功于前終貽感於後未若定儲君
之計從赤松而游遠害全身垂名于萬世者不為優哉

省試四科取士何先論太平興國八年

昔仲尼以周道下衰儒風不競痛九疇之攸斁疾四維之
不張位屈陪臣制作之功昌著地無尺土帝皇之業何施
祖述堯舜之心憲章文武之道歷聘者七十國授教者三
千徒于是設以四科垂之萬世以為立身者莫若德故德

行以首之則顏閔冉仲其人也表德者莫若言故言語次之則宰我子貢其人也化民者莫若政故政事又次之則冉有季路其人也經緯者莫若文故文學又次之則子游子夏其人也用能作萬古法為百王師使後之君天下者凡欲取士必先考德是以古者立鄉里之選采廉讓之名登于三庭貢之天府者斯之謂也設若以言語取士則不過善應對專議論及其失也則捷給縱橫辯說之流進矣以政事取士則不過守循良明法度及其失也則苛刻聚斂刀筆之徒用矣以文學取士則不過通古今明紀述及其失也則浮華巧艷諂諛之辭作矣是知修其德立其行者則言語政事文學可以兼而有也何以明之且先師曰

吾與回言終日其心如愚蓋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則回之言語可知也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其殆庶幾乎則使回從政又可知也又曰聞一以知十好學不倦拳服膺則回之文學亦可知也由此觀之德行之于人猶車之有輪舟之有楫不可斯須而離也是以善取士者必能使師表一人富壽百姓其為言也垂于後其為政也利于時其為文也歸于理不離堅合異以侈其言不亂常變古以施其政不尋章摘句或騁其文赫乎功名與天地共盡則德行之効不亦章章乎方今酌古典行帝道執取士之柄致得人之昌文物聲明與古爭轡在乎厚德行而薄言語卑政事而賤文辭非經邦論道獻可替否者其言不取則言語得其士

矣非化人利俗致君壽民者其政不用則政事得其士矣
非經天緯地通古達變者其文不貴則文學得其士矣然
後四科之名總而歸乎德使天下三尺童子知吾君好德
之心則取士之道其在茲乎

五福先後論

箕子陳五福以富壽為先好德在康寧之下將以教人而
垂世蓋以德為首乎且稱洪範者世之模範也傳為格言
貽我後代得証其說乎夫貧富天壽人之定數天之常道
盡人不能易之唯德可以好而修矣設以德冠五福之先
獨慮後之人不務德而貪乎壽富矣况列之于下邪秦皇
漢武惑神仙之事慕龜鶴之年架橫海之梁築望仙之觀

服食鍊氣棄國止民以求于壽也雖得其壽可為福邪商
辛夏桀積鉅橋之粟聚鹿臺之財行厚斂之風取多藏之
禍杜絕道德蘊蓄貨財以求于富也雖得其富又可為富
邪原憲黔婁心抱聖人之道而身病矣肯以康寧為福哉
龍逢比干力諫亂主之朝而身死矣又肯以考終為福哉
且夫國有德則昌失則亡人有德則立失則喪為國者為
人者可不務乎是知老而不死為賊淫人之富為殃聞道
而不學謂之大病見危而不死謂之偷生此四者又何福
之云乎伯陽曰富貴於我如浮雲季氏富於周公彭祖壽
于顏回亦不足取也由此而言德為先矣苟先乎德則使
人舉目動趾蔑不貴乎好德而壽富康寧考終列之于後

可矣

漢武帝用宦者典尚書議

武帝以遊宴後庭公卿不得入改用宦者典尚書之官起于秦代漢因置之自高祖已來並用士人矣所以出納詔命通掌圖書擬玄象則謂之文昌考上古則謂之司會專席而坐華省以居服進賢之冠納言之憤拜則為之冊命薨則為之發哀居三獨座之尊當二千石之貴苟非明故事識舊典者得非尸祿而曠位乎武帝以遊宴之樂任闒豎之徒于是乎失正名矣書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曰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且官得其人民受其賜非其人民罹其苦為國者可不慎乎況夫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北斗李固謂之喉舌韋彪比以樞機可以不慎遷其人乎
且官者四星在帝座之側聖人法天而置之爾所以于宮
掖之間備閣守之用持觴進膳而已今使之總領五曹挈
提百揆專臺閣之任同冢宰之司不亦難矣哉亦猶授豹
舄于跣夷遺龍章于裸裎也歷觀往古有國之君親比于
官人者鮮不亂於邦家矣嗚呼黑貂絳服天閣禮闈漢之
重秩也為官者有之可痛惜爾遂使姦倖求進摩肩于朝
廷忠直偷安遁迹于林藪夫如是則百工三事能無亂轍
者乎且恐後之有國者迹為故事因議以明之

烏先生傳

先生名光字耀卿蜀蠶叢之裔也徙家于毫叢之子堅而

復悔其言故法號俗氏皆莫得而聞也夫天府之大蘭若
累百髡之丐者有馨爐鳴螺掌牌肩像以動衆者有城階
甌廡丹榭朱桶以為題者有飯僧供佛金容碧貌以為目
者芒張紈芬千萬其說率欲蠹人而利己也是髡獨默焉
無辭止求一錢之惠一飯之費不言利福吁可異哉或謂
是髡不語而持行者隨而禮之或謂果瘡而真病者憫而
施之或謂善言而為詐者從而謗之髡且不易世未知其
持行邪果瘡邪為詐邪太原生曰瘡之時義大矣哉且髡
果持行乃髡中之矯世者禮之宜矣果病瘡亦髡中之無
告者哀之又宜矣果為詐一錢一食之費無大過矣與夫
崇冠高車揚君門覩國非政失則詐瘡而不語者得不

為斯髡之罪人乎

休糧道士傳

人有服古之儒服者衆目之曰道士其人又從而稱之復能不食累月一裘穿結數十年矣隆冬之日無寒色鼻氣如虹面光如童雖披裘擁爐而酣酒者神色未如也姓氏鄉里人莫得而知焉或師之以求却粒之術則曰非子之所宜學也非吾之所樂也蓋不得已焉衣食為民天何可休也但有用於特則可食矣是以君子運其智有功德及于人也然後食之小人運其力有利益及于世也然後食之吾既不仕則無功德矣又不為農工商賈則無利益矣苟竊其食則人之蠹矣吾是以弗食故曰非吾之所樂也

蓋不得已焉今子士大夫也有聖賢之道布在方冊可學
之以求仕乎苟遭時得君則天下之人愛子之賜也雖千
鐘萬錢不為媿爾沒世之後又血食焉何粒之却邪若反
是道而求仕苟利乎親族妻子亦人之大蠹也不如捨名
位而獨善其身則吾之術可授也子其擇之或聞之曰隱
者也故作傳以示於後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九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

箴讚頌

端拱箴

平陽公主斷

刻石為丘行恭讚

杜伏威傳讚

李白寫真讚

潘閨詠潮圖讚

柳贊善寫真讚

北狄來朝頌

續酒德頌

端拱箴

天生蒸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膺圖授籙為君實難惟辟
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時惟開泰
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誠箴誠惟艱斥君
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禍君或好諫臣亦何患臣或盡忠
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
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雖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非民
率土之濱物何不足乃犀乃貝惟珠惟玉寒不被體餒不
充腹是以聖人所寶惟穀無侈乘輿無奢宮宇當念貧民
室無環堵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錐御服
煌煌有采有章一裘之費百家衣裳御膳郁郁有梁有肉

一食之用千人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不節須知府庫聚民膏血勿謂強兵征伐不忠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情賞雖由已勿因喜而行罰雖在我勿因怒而刑喜賞惑濫虧損天鑒怒刑不正枉屈人命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聰明于何不照樂成月壽所以為其師友小臣閹官執中天璽干識政事于何不亂豎刁易牙所以敗其邦家孰為君子先人後己信而用之斯為至理孰為小人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辯或有虛誕喋喋之言侈而多訛無惡人訥或有淳質期之口直而不屈浮圖之教乃戎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常苦

邊塵櫛變以道踈而勿親計口授田兼并何有是謂仁政
及于黔首約人署吏侵澳則少是謂能官惠于無告父天
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裡勸其孝悌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一舉一動戒其驕矜因或明察政體用傷固或施柔國經
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無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域息
慮乎清淨之場斯則妙有垂之無疆誰謂古道革而不還
君或行之是亦非艱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
何遠慎始則多克終蓋鮮朽索當手覆車在眼庸：祇：
統：戰：小臣司箴敢告疏冕

平陽公主讚

并序

禮男子之生懸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謂其有四方之

志爾詩則云乃生女子載弄之瓦夫如是則男女之職區以別矣然周之十亂有婦人焉余觀文母之下修蘋藻之禮組紃之事者世則有 及其立命世之勲與武臣之列者未之見也稽諸史傳平陽公主之謂乎高祖方舉義旗平陽實為內應募集武臣分散家財英雄于是悅隨寇盜以之胥會復能申明法 禁止侵漁人心大歸兵勢大振卒見削平多壘底定京師策勲特賞於軍功封邑固殊於地主以至生叅佐命死列功臣酬矢石之勞如鼓吹之樂禮官考謚太常具儀比夫乘金根之車賜綠綬之服者一何貴邪爰閱舊史英風凜然叙而費之以旌懿範贊曰

於鑠高祖篤生貴主內持柔順外奮英武隋室之亂人羅

其苦太原之兵以義而舉公起于外主應乎內僮隸悅隨
寇盜胥會我有財業分濟貧乏禁止侵掠正吾兵法我有
脂澤弃而不飾躬親金鼓張吾兵力天下尅定功叅佐命
生有名位葬加鼓吹人曰有光我亦無愧女子之事曰工
曰容我以戰代人胡我同婦人之貴從夫從子我以翊載
人胡我比運應千年功叅十亂賢妃何頌列女何傳武昭
英風叙而為贊

刻石為丘行恭讚

并序

聖人創經綸之業起草昧之時雲雷方興屯難必作乃有
忠果武勇之士以救之遠徵諸漢則舞陽出鴻門之厄脫
高祖綴旒之危近徵諸唐則行恭援北印之律免太宗累

卯之禍忠勇同貫一何偉歟于時世充向隅為深溝高壘
之計文皇入敵立摧鋒陷陣之功無何諸騎限于長堤御
馬中于流矢行恭乃下馬拔箭徒行格人力衛乘輿直出
行陣大呼雷吼長刃雪飛觀者為之骨寒向者為之草靡
奮匹夫之命輕若鴻毛救萬乘之尊急于虎口論功受賞
我無媿焉貞觀中思念功臣追琢貞石具人馬之狀立陵
闕之前以勸後人垂之不朽豈比夫金鎔范蠡事主見識
於鮮終寶裝德林思賢徒留其虛語者哉再楊英傑賡以

贊云

赫、丘公有勇有忠勇則排難忠惟匪躬洛陽之壁既高
既崇狂賊未下肆暴憑亮北印之陣載羅載籠聖人輕進

陷陣摧鋒飛矢中馬從雲失龍致命何人壯哉行恭大呼
如雷徒行若風揚刃却敵拔箭成功孰為崑山柱天不傾
孰為長戈捧日在中策勲勸能受賞增封患難之際我無
苟免理平之世我惟令終青史之上人誰我同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思之不見刻以貞石確乎英姿貞爾神色由之
有勇慕之多力不得其死實有懃德石也雖堅有陷有泐
焚貞以旌之垂于無極

杜伏威傳讚并序

日之于天也猶君之于月也及其夜則群星熾焉大明生
東群象無敢出出則為天且謹之而隕之為石矣民之
戴君也其由是歟故書云庶民惟星爾君之明也則耕田

鑿井鼓腹于晦隴間資山澤之利輸黍稷之稅熙々焉不知帝力君之昏也則揭竿脫耒攘臂於草莽中聚材狼之徒僭王公之號怙々焉竊弄神器然而識上玄之命垂沒世之名者蓋鮮矣哉在昔隋運將終皇綱自紊萬乘恣江都之幸六師困遼海之征唐公義旗奄宅京邑李密僭號竊據洛倉由是世充建德黑闥武周之輩狐唱梟和媚芒而來肉視蒼生幅裂赤縣改元僭位者不下數十人其餘稱公侯者蓋不可勝計其間蘊興亡之先見知曆數之所歸委身事君以取富貴善終垂裕赫乎功名者杜公一人而已始其併海潮之兵止勞緩頰梟破陣之首易於返掌陷宋顛於大澤辱陳稜為老嫗盡有江東之地半傾天下

之勢一何壯哉復能上表于越王尊帝室也聽命于太宗
識天時也破汪華于宣歙獻子通于京師蓋其義也然後
捨百萬之師扶九五之位預宗政之屬籍居師保之重地
俯仰北面盡臣子之心蓋其賢也且其委雄誕之兵權知
人之謂也拒化及於封爵耻惡之謂也雖見累于公祐豈
不密也哉故天用文皇以雪之俾夫輔翊之功與唐共盡
不其偉歟吁自李密而下亂者殆乎百人皆暴用強兵力
抗天道卒至斷首領膏楹鎖千古之後謂之狂賊迴望我
公何其遼哉唐史傳公之名在蕭銑之下褒貶之義恐為
未然因贊以旌之其辭曰

噫嘻有隋其政下衰中原亂離乃有唐德亂者不息是曰

狂賊杜公知變獨有先見委身北面初據江東為英為雄
如虎嘯風終歸帝里為臣為子如魚得水唯皇賞酬貴居
王侯與唐同休余尋信史善惡同貫是以復贊

李太白真讚

并序

予嘗讀謫仙傳具得其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
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又嘗讀謫仙文微達其旨頌而諷
以救時也僻而真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而未識謫
仙之容可太息矣恨不得生于天寶間與謫仙挈書秉毫
私願畢矣有時沐肌濯髮齋心整衣屏妻孥清枕簟馨鑪
以祝拂榻而寐意者求告夢而覘仙姿也虔潔逾月禱之
弗徵噫凡目無分而覘之邪仙客無靈而察之邪人欲方

切天從忽來丁丑中澣倅高平趙公即故相之子也旣莅
厥職因而造焉公暇之間語及皇唐文士予以謫仙為首
稱云得其真出以相示予乃彈冠拭目拜而窺之宿素志
心於是併遂觀乎謫仙之形態秀姿清融融春露晚濯金
莖謫仙之格骨寒氣直冷、碧江下浸秋石仙聃半暝醉
魄初爽海底驪龍眠濤枕浪仙袂狂揮霓裳任斜松巔皓
鶴宿月棲霞龍竹自攜烏紗不整異貌無匹華姿若生真
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者也亦旣適願能無述乎且夫
畫充國之形頌而美德寫曼倩之質讚以紀功矧我謫仙
之文行哉遂為讚曰

仙之來兮峨眉扁

曳素衣兮遊紫庭

仙之去兮騎長鯨

拂霞袖兮歸滄溟

雲濤雪浪圍蓬瀛

是誰仙筆留其形

國風缺敗誰繼聲

空有鶴態高亭

潘閻詠潮圖讚

并序

賈閻仙以奪卷之忤謫于長沙李洞鑄其像以師之孟浩
然以上書之句弃于襄陽王維圖其形以觀之故能使窮
辱之士彌光風雅之道不墜清氣未盡奇人繼生處士潘
閻得之矣處士總角之歲天興詩性故親族駭其語焉弱
冠之年世有詩名故賢英服其才焉今內翰廣平宋公白
贈詩云宋朝歸聖主潘閻是詩人其見許也如是處士自
序吟詩云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長喜詩

無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詩云何須三叫絕已恨一
聲多又哭高舍人楊詩云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後何人與
撰碑又寄張詠詩云莫嗟黑鬢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
又臨江亭詩云醉卧豈能妨鷺雀狂吟爭不動魚龍寒苦
清竒多此類也然趣尚自遠交遊不群松無俗姿鶴有仙
格脫屣場屋恥原夫之流棲心雲泉有終焉之計言念吳
越跨江而來錢塘會稽賣藥自給因賦浙江觀濤之什稱
為冠絕今太子中舍李公九以春宮之臣被墨綬之貶好
竒尚異有古人風乃出輕綃微彩毫六彼詩景懸為句圖
飛翰走僮以越茂苑且曰若得吳縣序之長洲讚之可垂于
不朽矣會予卧病不果疾間之日復出圖以閱之誦詩以味

之乃知處士之句絕唱也李公之畫好事也羅君之序樂善也援毫讚之以卒予志辭曰

天生潘閔

以詩為名 賣藥澤國

吟潮海城

風引鶴領

霜號猿聲

天地借意

鬼神以驚

聞之心駭

誦之骨清

盧肇之賦

但述虛盈

光庭之論

徙日縱橫

何如一章

窮萬古情

中舍李公

爰徵畫工

快自象外

寫于圖中

吟態伊何

昂頭指空

寒沙暮島

望月孤鴻

吟聲伊何

含水咽風

秋山虛谷

噴霜晚鐘

筆精墨妙

幽致何窮

凌煙有閣

甘泉有宮

欲圖厥象

必待其功

此詩克成

與勲比崇

霜縑一開 清風四來 展矣君子 芳塵遠哉

我藏此圖 携于上都 朝端人間 其能捨諸

吳山未泐 浙江未枯 湯、潮聲 與詩名俱

柳贊善寫真讚并序

河東柳宜開寶末以江南偽官歸闕于後吏隱者二十年
年五十有八矣堂有母思見其面而不得歸浮圖神秀為
寫其真使其弟持還以慰倚門之望又從予乞贊

好君好道 氣形于貌 鶴瘦非病 松塞不槁

赤絨熒煌 白鬚華皓 秀師援毫 寫于霜縑

杜口慎微 虛心養浩 寄獻高堂 足慰親老

北狄來朝頌并序

隴首雲關河隍路窮青塚鎮野黑山駕空爰有醜虜聚乎
其中言語衣服不與華同食血茹毛寧識八珍之味荷旃
披毳安知五服之儀不緝絲麻以羽皮而禦寒凍不修刈
獲以射獵而為耕耘春無花夏有飛雪沙平萬里冰固
十尋征鴻叫雲戰馬嘶月其地不可水耕而食其民不可
以畜而臣由是古之王者外而不內疎而不親不與約誓
不就攻伐何者約則貪賂而見欺攻則勞師而招寇故朝朔
不加其國政教不及其人來則撫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信
所謂天限南北而絕內外者矣苟非聖人生至道著又安
肯伏膺稽顙而自至于天關邪請陳往古之得失表我朝
之昌盛不亦可乎在昔周宣之世也獫狁侵削動手封疆

乃命將以安邊俾出師而討敵雖兵如貔虎不盡勦除而
虜者故址止在驅逐觀霧以動畫境而還虐我則讎方用
徂征之義勝之不武故無樂戰之心所謂周得中策者矣
漢武之伐也匈奴暴強犯我邊鄙於是選良將出銳兵勞
苦干戈深入沙漠之師嘆老流矢告窮雖多尅獲之功亦
有恥辱之事及乎李卿降地永為敗績之人明妃去時終
有和親之議所謂漢得下策者矣始皇之世也胡虜侵凌
亂于邦國遂命致遠戎築長城萬里亘天千雉截漢雷杵
轟野雲錦蔽空掘泉則戰血迸流疊土則枯骸共積人力
告匱邦基已傾鹿走中原見漢朝之將霸地橫土澤知嬴
氏之頃止所謂秦無策者矣新莽之徒固不足徵得上策

者在 我聖朝乎主上神武膺命至道育物謂國之難治
設禮樂刑罰以正之謂民之難制布道德仁義以化之國
以之而泰民以之而蘇然後治戈矛議征伐取庸蜀下湘
潭平交廣歸吳越師如時兩人解倒懸仗至仁而伐不仁八
紘孟覆去無道而就有道兆民子來遂使朔易之方戎狄
之衆有見機之義生嚮化之心行事大之儀陳任土之貢
離越沙漠舞蹈葦街遠逐鴻賓詒唐虞之日月至同蟻慕
觀華夏之車書 主上思欲來遠人安小國接之以禮示
之以德使觀乎明堂辟雍重簷複廟則穹廬毳幕之人識
制度矣使對乎冕旒之貴華衮之榮則被髮裸壤之徒見
服章矣使食乎大牢之味巨鬯之酒則臙肉酪漿之衆登

享讌矣便聽乎鈞天之樂治世之音則胡笳羌笛之方聞
韶濩矣而後歌詠皇風沐浴天澤如登春臺如躋壽域游
游熙熙樂不知斁夫如是則周宣漢武乃我朝之粃糠
也臣旅寓帝里榮觀國光覩左袂之徒咸歸德化歌垂衣
之主難寢頌聲雖未刊它山紀國休而不盡聊抽鄙思詠
王化之無疆亦所以褒讚成功游揚德業舞抃之外謹獻
頌曰

天輔有德

民懷有仁

上玄眷命

為天下君

暴亂反正

澆薄歸淳

拔竒夷難

邁德振民

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

涵之若海

澤之如春

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

始修文德

人之未臻

終講武功 以討弗賓 乃下庸蜀 來其遠人
復取湘潭 問諸水濱 次定交廣 朝于紫宸
終平吳越 絕乎妖塵 伊彼匈奴 見機而作
思拜休明 遠出沙漠 紫殿歡呼 藁街抃躍
脫毳委種 勞以王爵 棄笛捐笳 聽乎韶樂
結戀關廷 永忘部落 自服唐虞 寧須衛霍
賓禮遐取 通安遠柔 蓋歸道德 靡懼戈矛
隴水休咽 邊雲罷愁 戰征思弭 封禪將修
可紀岱岳 宜登介丘 鯁儒獻頌 永孚千秋

續酒德頌并序

詩有六義焉頌居其一也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美盛

德之形容告于神明者也觀乎伯倫之頌異乎是哉徒以
大人先生放蕩為辭似未知酒德之故乃廢而頌之夫天
有酒星地有酒泉聖人之法天地而為酒先用之以祭神
祇次用之以享賓客然後勞來衆士寵錫有功中其禮者
酒之德也是故堯設嚮樽使至若盡飲禹疏儀狄恐國以
酒亡此天子之德也勾踐投醪士卒皆醉文侯受錫征伐
自專此諸侯之德也傳說應命為麴蘖之用管仲棄酒陳
諷諭之辭此卿士之德也斯乃載在前籍垂之後昆操卮
執觚幕天席地者不得與焉至于堯舜千鍾孔子百觚亦
無所取也梁蕭既重浮華之文忘禮法之度列于王褒陸
機之間不其失邪必以銜盃漱醪提壺挈榼稱之為德則

之大者也及乎止桀紂改義和茂不由于斯
之云乎頌曰

明君

先成其民

薄以賦歛

勗之耕耘

稼穡蒸黍

三時既豐

九穀斯芬

致力于神

正辭以告

于以奠之

麴蘖必時

神乃享矣

百禄攸宜

殘民好兵

疆場未保

干戈未平

太倉不盈

人有菜色

野無歌聲

鳥用神明

若作酒醴

酌彼金盞

上天降災

神乃怒矣

萬事隳哉

馨非黍稷

飲無沉湎

道乃昭格

警非恭野

時時而

遊已

上天朝矣

物代思矣

一

具用輔也

故非而難

由對全

六食不盛

入休菜也

得具齊氣

時月孫其

雖與未對

于女未平

時與也

以在事矣

百點茶耳

時在下

五推以否

于以莫之

時在左

五推以否

于以莫之

時在右

五推以否

于以莫之

時在後

五推以否

于以莫之

時在前

五推以否

于以莫之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一

代擬

代伯益上夏啓書

擬留侯與四皓書

擬君集平高昌紀功碑

擬李靖破詰利可汗露布

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

擬長孫無忌讓代襲刺史表

代伯益上夏啓書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肩事堯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為賢以天下授臣德薄力寡不足當之且知大意

人事盡歸于吾君矣今君身臨大寶手握神器老臣伸
一言以為禪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理
之得其道則民輔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
乎故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大舜大舜不傳于家而傳于
先帝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
一家則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
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恐失大寶而毀神器也先帝力拯
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櫛風沐雨
奠山濬川却昏墊之憂平水土之患以父殛而是念聞子
哭而不名然後六府孔修四隩攸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
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是以授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

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食見罪人而泣聞昌言而拜
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今君得
不思其艱難乎念其勤儉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
苦于焦勞終或流于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天位勿謂
家傳之勿謂已有之宜惕而懼其失也矧乎天無所親
親于有德人無所懷懷乎有仁苟不肖而毀先業亦為臣
羞吾君以臣言為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按几可也罪咎之
則斥于荒裔可也庶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媿色
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臣益頓首

擬留侯與四皓書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高山四先生侍者蓋

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讓況乎風移世變民澆化漓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所不及得不資取于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紫屑之事出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雲泉泥滓爵位瓊林瑤池以遊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也青鸞紫鳳先生之駕也龜亡鶴失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改萬乘不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于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為天下之福退則知天下之亂在昔暴秦勃興荼毒華夏虎猛擇肉網密凝脂君政甚于豺狼人命輕于草芥先生知

國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于山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谷會雲雷於泗濱席卷亂秦電掃強楚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纂堯之緒定覆盂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之間忽有廢立之議臣下股慄弗敢違寧良與帝同起於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於此時言不獲用良掉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乃布衣之極敢于此際愛死不諫乎蓋恐死而無益於國事矣又聞古之有天下者禪讓于賢今之有天下者封樹其子亦已德薄于古矣苟不選賢擇能樹嫡立長能無毀宗社乎今太子為人元良立事貞固少海流潤存雷振

聲三善克隆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愕
然先生于此時可不有意于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關開岫
幌駕玄鶴馭金輿俯降殿庭辱對旒冕定天下之惑決君
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亘獨美于昔賢邪以凡干聖人之
所議望先生無截轅杜轡之虞發函一披則萬國幸甚良
頓首

擬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碑

并序

聖人之化其行也無外王者之師其征也無戰化者聲教
之謂也師者吊伐之謂也以德柔遠雖蠻貊而必懷奉天
行誅雖荒服而不匱是以周之薄伐至于鬼方未為勞也
秦之禍釁起於蕭牆弗能救也帝皇之道今古同風高昌

國去中夏亡千里路多沙磧之艱地無草木之利夏風吹
入如燎如焚冬風切骨飛冰飛雪嘗行百人至者一二而
已歷代以來置之度外我高祖皇帝革隋之亂築唐之基
義旗高揭以來蕪倒懸斯解天澤下流而懷遠擴俗知歸
今皇上躬擐戎衣贊成王業當開基撥亂必矢石以親臨
洎嗣位守成惟道德而是務遂使日月所照霜露所加人
如子來化乃孟覆萬方述職梯航極率土之濱諸侯勤王
玉帛小塗山之會高昌王麴文泰為西戎之首長識南面
之文明棲蟻慕羶以來思蓋如舜行葵藿傾心而効順自
向義之國家念重遐陬禮存厚往尋加王爵仍許襲封維
恩讎之彌隆顧猖狂而未已恃其遠地輒恣欺天凡彼行

商悉邀利而過絕微之入觀復稱疾以迂延顧茲蠢爾之徒
動我赫斯之怒皇上諮詢百辟繕理六軍將興出律之師
爰擇徂征之將乃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
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往討之帝曰萬里征行師旅不得
不走四夷率服叛逆不得不征土期混一於車書且非貪
求而土地慎爾專征之略副予問罪之懷於是睿略風宣
人心膠固鑿齒門而後出設禡祭而啓行指三苗之君且
非樂戰依九伐之法惟伏至仁金鼓之響沸天貔虎之心
匪石京觀將築鯨鯢斬首以須封泰山其顛蚩組舉尾而
何益故得鬼神幽贊天地冥符坐出裘糧師次方屯於柳
谷惡盈禍滿渠魁已動於薤歌我則禮不伐喪義惟示信

俾知去就之理論以禍福之機其子乃去順効尤嬰城自
固我師則奉辭伐罪鳴鼓而前鱗萃翼涉然猶以之環合
鼎魚暮燕孤壘于是卯危攻城之器械雲趨木塹之拓徒
磨至高樓下瞰疑鯨蜃以明久飛石交馳誤星辰之夜隕
守陴者無復得立入室者徒自偷生既無囚壘之功須解
長平之瓦火生于木信禍發以自貽城復于隍縱深溝而
徒爾突厥懼威而失叛智盛屈以來降解塗炭於一城
忽開湯緇光祖宗於七廟遠獻秦囚重瞳絕西顧之憂流
沙見東傾之水非夫聖人之行化王者之用師孰能與於
此乎若夫化之未敷政之或缺則河中敵國况其遠者乎
聖人之有作神之既至則天下為家况其邇者乎是知前

不能立功依至德而功自輯兵不能決勝杖大義而勝自
隨幸施犬馬之勞寔賴皇王之化爰旌盛德特樹豐碑庶
使摧銅柱于炎荒神功不朽爛熳然於絕塞鴻業彌光其
銘曰

蠢茲高昌天西一方厥族蟻聚其心犬狂地無水草天多
雪霜杜絕聲教擾亂邊防爰自歷代改之度外赫々巨唐
威行絕塞伊彼蕃酋旻曰文恭欣戴堯天駿奔禹會於休
聖君恩隆遠人封以王爵列之外臣其來也薄孰為貢珍
其往也厚禮同國賓一旦驕慢恃其地遠狂葵弗傾逆草
不偃邀我厚訓遏絕商賈拒我詔命託之疾患王赫斯怒
爰整軍旅栢栢六師非義弗舉匪貪化負殖匪拓疆土志在

問罪豈曰黷武乃命君集兵柄是執爰吊爰伐非掩非襲
勿謂遐方化無不及勿謂勞人功無不立王師將至渠魁
自斃禮不伐喪罪無及嗣其子智盛襲爵繼位嬰城向隅
忘我大義事不獲已舉而伐之高樓巨石平隍塞池民盡
入室兵無守陴強援不至孤城日危勢窮力屈衝壁而出
釋縛軍門振我戎律獻俘太廟慶我王室人駭捷音事光
史筆非臣之力乃君之德睿筭無遺神功不測化苟未敷
蕭牆有隙道之既至鬼方必尅西域又安師人凱旋干戈
倒載風穀昭宣德邁前古功侔上玄刊石紀事垂千萬年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尚書兵部臣聞周征獫狁長驅北伐之師漢討匈奴用絕

之路食擁一萬之精兵火炎而立見燎毛雷疾而寧容掩
耳斬俘馘於萬級虜羊馬於千群頡利生擒義城斷首盡
復恒安之地永溝大漠之塵韋韞毛毳幕之人從茲率服浴
鐵衽金之士將見凱旋臣等職忝專征材非善戰寔賴自
天之祐敢言破虜之功遙荷皇威不辜閭外之寄咸知睿
筭自驅堂上之兵佇見輿耒耨於沙場戢干戈於武庫幢
幢夷卽長傾捧日之心寂寂邊城永罷防秋之役臣等無
任樂聖戴天抃舞懽呼之至謹具露布以聞謹奏

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

臣聞天極之後有四星焉蓋后妃之象也是以帝嘗四妃
法乎天也後代帝王因之王后之下復立三妃俾坐論婦

道以助內治亦猶王者三公輔道經邦之義也所以章明
婦德以順天下內和而家理焉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
之聲哀窈窕而不淫進賢才以輔佐以宣陰化以修內則
書在女史貽于後昆故不取端正但合法相而已立則有
冊命之禮沒則有喪葬之儀斯乃有國之彛典也伏以楊
貴妃始以姿色召居掖庭頗肆姦回不循法度以歌舞取
媚則采蘋之職不修以珠翠飾身則榆翟之衣不御竭百
家之產奉脂澤之資枉萬金之費為湔沐之具請託則府
縣響答遺賂則遠近雲屯土木勞人崇封蔀之屋技巧盡
妙資耳目之翫姊妹竊夫人之號昆仲尸列土之封內乃
惟箔不修衽席無別遂使帝心蕩於上人心怨於下尚賴

邦家有幸宗廟降靈故用祿山之亂以警於陛下也是以
六師既誅國忠又指貴妃為賊本及妖姬朝甕聖祚夕安
豈非天人共怒之驗乎臣向謂陛下必暴貴妃之屍以示
天下且以為子孫之戒則宗廟之禮也豈可尚念舊恩復
行改葬以取笑千古乎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名位禮
數自有降殺苟生有懿德或厚葬之猶曰不可况亂國之
婦人乎臣位居宗伯惟禮是掌伏聞成命不敢失職謹昧
死上言伏望睿明寢茲葬禮則軍民之幸也臣頓首

擬長孫無忌讓代龍衣刺史表

臣無忌等言伏奉詔旨許臣等子代龍衣刺史者恩覃延世
代襲專城命雖已行事則非次苟無言而冒寵則後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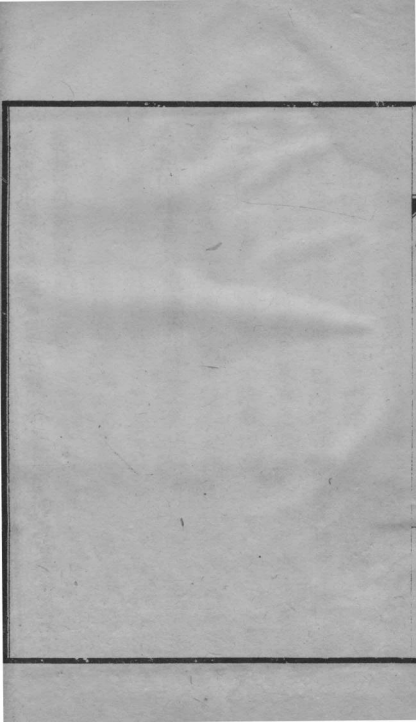
罹殃叫天閣而自卜遠圖讓帝澤而誠非飾詐臣等謝臣

聞帝堯光宅設四嶽以疇咨炎漢隆興命惟良而共理親
民之任匪賢不居苟傳及于家門是輕授於符竹伏念臣
等或因緣戚里或參預義旗或脫身草莽之中或束手敗
亡之後是以攀附鱗翼際會風雲至于平定兩京並因英
武蕩除多壘皆是睿謀俱無佐命之才同偶太平之運陛
下隸功惟重有德弗居端冕凝旒自保城中之大東征西
討咸推臣下之勞臣等乃位極廟堂地分藩翰下至憑熊
之秩盡為尸祿之人何則為相者未能開導皇風變調元
化拔一才進一善助陛下求理之心但高步沙堤竊據黃
閣而已為將者未能撫養士卒攘却妖氛出一奇畫一策

為陛下休兵之計但高仗黃鉞甘寢柳營而已牧民者未
能政術循良察問利病秦一州澤一縣應陛下憂民之懷
但濫執魚符橫擁集旆而已加以增封食采圖畫凌煙祖
考有贈官妻妾有封邑榮家若是報國茂聞偷生實多効
死無地臣等常自謂縱克全於首領必貽咎於子孫豈意
陛下念及後昆思逾往古下襲封之詔固欲激勸忠臣柰
不肖之家翻見虧損聖德且臣等諸子生逢聖代各有家
風教之子道莫不先習以文武之藝欲肯者為陛下陳
力之士次授以稼穡之務欲不才者為陛下擊壤之民臣
等但祭祀克存則泉壤無恨若令襲爵寔慮禍家上則玷
陛下非則哲之明下則陷臣等為餒而之鬼仰祈睿鑒特

察愚秉霏雨露之恩華存草芥之苗裔則生靈幸甚宗族
幸甚臣等謹言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一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二

代擬 制詞附

擬裴寂禱華山文

擬封田千秋為富民侯制

擬追封建成元吉為巢王息王制

擬拜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制

擬賤蕭瑀出家詔

擬陳王判開封府制

擬封淮海國王可漢南國王冊文

擬罷蘇州貢橘詔

擬獲給補門拾遺諫紙詔

擬賜天下雍熙三年曆日詔

擬批荅高麗國賀正表

擬除開封縣令可鄭州刺史制

擬^擬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

條制三司不得將可斷公事聞奏勅

擬裴寂禱華山文

伊太華之峻極故明神之攸宅尸上帝之賞罰主下民之
休戚俾福仁以禍淫類設官而分職在乎區別賢愚較量
淑慝苟道豐而德茂神宜陰助或行乖而義忒神乃幽責
善者所以鐘其祉惡者所以加其殛故載彼祀典饗乎血
食視三公之秩永播鴻名列五嶽之中亮無慙德是以國

得而祭之人得而禱斯既聘蟹之不昧豈聰明之我欺嗟
余生之在世苦命薄而數竒僕蟲三百兮賦余以至靈之
性風搏九萬兮誘余以上擊乎之期故戴仁以抱義亦閱禮
而敦詩冀代耕以干祿嘗筮仕乎神龜君將致於堯舜道
本師乎孔姬何官游之不調沉下寮而流離負王佐之器
處徒勞之資彼鳴鍾以列鼎余反接乎晨炊彼紆朱以拖
紫余獨被乎荷衣彼華軒以繡轂兮余泣路以連沔彼雕
墻以峻宇兮余衡門以栖遲歎窮通以未決亦進退而自
疑是敢歎壯志謁嚴祠方窮困之至此庶富貴之可知幸
示得喪形于夢思余若位極人臣業展經綸黜陟乎百執
啓沃乎一人仰懸十以照日堤築沙而絕塵祿千鍾之永

保食萬錢而具陳褒揚信史之中勲庸不朽圖書凌煙之
上德業彌新余則三黜而無愠五就以求伸俟風雲之骨
會期魚水以相親必也行乎道澤乎民不獨苟其位榮其
身使乎霸道升帝澆風返淳有域皆壽無臺不春雖伊傳
兮呂尚可繼踵而比隣余或命本貧寡材非相輔或沉在
執戟或老于郎署食簞筍兮飲一瓢塵飛甑兮魚游釜履
穿東郭以自嘆貂弊洛陽而誰顧詠錢囊之什唯日怨咨
哭窮途之淚莫皇攸處余則考肥遁之交結方外之侶和
招隱以裁詩賡歸田而作賦必能守踪君靜靈府匪謂釣
虛名沽浪譽然後寂爾叩虛浩然養素各處霞樓呼風飲
露維穎許與箕巢可駕肩而接武余志若是神心則邠苟

無言而冥昧俾沒世以蹉跎人安用三峰秀出千仞高摩
但凝嵐而杳靄徒疊石以嵯峨幸靈貺之一告決榮枯而
靡它

擬封田千秋為富民侯制

門下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積其穀則國用
備耕其地則人食足是故朝有八政貨食為先世修六府
土穀在列聖人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謂既富而教可
不務乎故命爾為富民侯富民之道在乎勸農勸農之方
莫先力穡朕自躬臨萬方手拓四海征伐未息費用日滋
雖云五口之家不暇三人之役疆場徒廣田疇半荒由是
嘉民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競世利於鎡銖並家人如

烏獸務農者蓋鮮游食者良多膠漆刀圭糠粃耒耜是使
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有過制之田朕甚痛之卿所覩矣
昔堯湯水旱而國無損瘠者何哉以其蓄積多而備先具
也今國家民之衆地之廣豈讓于堯湯之世乎况無水旱
之災反見困倉之弊蓋地有遠利人無餘力膏腴之土不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歸是知背本趨末離邦去里者不可
勝紀非彼萬民之罪也乃予一人之咎也朕欲化此隋民
革之前弊唯爾戮力為予疚心雖有玄珠虹玉勿謂之寶
朕之寶者嘉穀也雖有紫芝朱草勿謂之瑞朕之瑞者豐
年也一夫不耕一婦不織惟爾之責三時不害九穀斯豐
惟爾之功無使后稷播時獨美于前代也往欽哉

擬追封建成元吉為巢王息王制

門下姬周聖人有管蔡二叔之伐矣漢明主有吳越七國之征伏大義以滅親棄小節而不守然而尺布斗粟古者所以興譏同氣連枝人情之所不忍頃念宗祧之重致忘手足之情雖契鷓鴣之詩終熱鵲鴿之什良深哀悼特議追封唯爾幽靈聽予徽冊故皇太子建成地居家嫡早膺壓紉之符故皇子元吉貴屬宗枝列維城之寵頃以同闈大寶共忌射蓋彼師傅之非賢陷予兄弟於不道頃為社稷之計難存骨肉之恩上依七廟之威下順三靈之意事不獲已良用憮然况高祖皇帝以予征伐之勞早有廢立之議予事存嫡長固避元良詎思禦侮之心翻起亂

常之譽蕭牆禍作難避闈牆之譏中原時危豈顧在原之
義雖從民意實病朕心念鞞鞞之花已加翦伐思親親之
義空目蓋傷豈可尚議汙宮仍除屬籍宜服日中之字用
安泉下之神建成可追封息王仍以趙王福為汝嗣元吉
可追封巢王仍以曹王明為汝嗣於戲周子之兄常聞無
惠鄭伯之弟亦見厚崩予上則有不悌之名下則有失教
之罪顧茲醜惡一至于斯言服犬牙齶膺馳紉庶裨分茅
之貴再招遊岱之魂魂而有知享我休命

擬拜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制

非英賢不能輔真主非昏亂無以見忠臣是以箕子去高
叙九疇而德茂淮陰歸漢廟三傑以功高但節義之不虧

亦敗亡而何累具官屈突通間代英氣前朝重臣清皇諒
乎當時軍功推於輿議頃自隋皇失馭黔首罹災率土之
人籲天求主大寶不可虛其位聖人所以應乎乾朕首舉
義師力平多壘事非樂戰義解倒懸每降一伏莽之徒獲
一揭竿之士未嘗不加之真命示以仁恩遂致平定京師
易于拾芥掃除暴亂疾若走丸汝獨向隅自持堅壁不可
域中之大固已知歸城下之盟終為深耻以至隻輪匹馬
兵盡矢窮流涕謝於君親束手歸于俘虜所謂嚴霜已降
寒松于是益貞疾風聿來勁草以之不屈朕方行懋賞貴
在得人孰云亡國之大夫乃為徇義之君子宜加好爵用
勸為臣况復司會化經文昌政本李固比于斗極韋彪謂

之樞機斯位之難非人則闕加以地崇天閣權總兵曹納
言之憤斯崇進賢之冠是假我之所重汝則當仁於戲君
敗而身止者士之小節也前王而後霸者人之遠圖也所
以夷吾不死于子糾卒成九合之功陳平雖叛於項王終
畫六奇之策姑能事朕如彼隋朝則去就之理克全富貴
之祿長守欽哉莅位無替前勞

擬貶蕭瑀出家詔

朕聞為臣之道主慢諫則去之為國之道臣要君則刑之
朕早舉義師克成王業富有四海亭毒兆民每得端士正
人必推心以委用每聞昌言直氣必伏膺以聽從固無悞
諫之名翻有要君之報既干無上是謂不忠國有彝章罪

難私故事不得已舉而行之具官蕭鴻梁室皇宗隋朝內
戚昔在草昧之際來赴風雲之期國家方在鈞賢尋知好
爵以至位崇師保權執樞衝勲庸未多寵遇斯極近者言
朕大臣朋黨未見是非謂予小子昏蒙輒輕去就許國之
心何在出家之奏屢聞若云遠害全身予且本非於虐主
若云功成名遂爾亦未及於前賢且佛教出自胡方幻惑
中土耗蠹我黔首雜亂我皇風豈可輕去君親不惜膚髮
既失股肱之體難居廊廟之崇降從符竹之資責以必芻
之請可貶高州刺史仍降其封邑於戲朕失任賢之道昧
則哲之明遂令宰執之中互生猜忌以致君臣之際有是
睽離雖正刑章良多愧耻勉思省己以卜自新

擬陳王判開封府制

雍熙三年在長洲

門下我國家以天下為公居域中之大京邑翼翼求戶正
以惟艱子孫振振擇親賢而是用其有祥標甲觀望峻維
城素推宗室之賢宜殿王畿之重示無私於名器俾作翰
於家邦元龜之兆叶從丹鳳之書乃降皇子具官陳王慶
鐘七廟秀稟五行溫良本自於天資禮讓詎因於時習前
星有爛拱辰極以彌光玉葉騰芳挺本枝而可輔爰自臨
軒降制出閣就藩崇高疏一字之封慎重出五王之右西
園清夜曾無飛蓋之遊北闕詰朝常展問安之禮動靜叶
國家之慶周旋盡臣子之規將永輔於皇基宜更親於民
政乃賸浩穰之地是為踐歷之階爾其按千里之提封觀

萬夫之政事肅清畿甸考覈吏官撫育我黎民宣布我德
化卹惇獨以惠戢豪右以威武觀器能以副毗倚又念隋
朝而下唐氏以選京內史別任它官親王牧不知釐務今
茲兼領允謂試難勉樹厥功無曠重位於戲居億兆之上
豈獨子而獨親生帝王之家在惟忠而惟孝勵爾事君之節
體余知子之心欽哉勗哉勿替休命可依前特進檢校太
傅兼侍中行開封府尹陳王

擬封淮海國王可漢南國王冊文

維年月日朔皇帝若曰惟王者奉承天休惟諸侯夾輔王
室世功世德旣耀大邦懋賞懋官爰遵彝典考師錫以有
謂降徽章而弗私矧乃祖有功于唐啓國在越徧享九錫

專征五侯禱祀美于齊柏緇衣歌其鄭武勲庸鏤于鐘鼎
茅土延于子孫于今百年咸有一德洎我太祖應運而
啓勤王有聞修九貢之罔虧奉百役而無怠赴盟津之會
平金陵之城策勲清廟有累等焉逮朕承桃固求入覲獻
圖籍以請吏趨象魏而觀法義動君父事光國家予嘉乃
純誠錫之異數命元帥以開府冊真王而啓國爵命車服
咸極等威君臣之節彌光授受之間無愧汝惟克荷先烈
不伐厥功朝請之容有章獻納之言無隱扈并分之問罪
從河朔之省方周旋有儀勤瘁至此今朕祇見上帝禮成
圓丘慶賞方行勲賢斯在是宜遷淮海之舊懷啓襄汭之
新封跨廣漠以為池奄諸姬而有國朝宗之水用鑿汝之

一心隋上淚之碑將紀汝之喜政勉大祖德無忽天休可遣
使其冊拜汝為漢南國王於戲漢限非劉何長策也唐分
疎屬蓋少恩也朕惟推於公汝無忝於祖先庶使峴山
為礪漢江為帶屏翰邦國永孚于休往欽哉

擬給補闕拾遺諫紙詔

勅朕奄有四海諫臣七人既罔伏於嘉言實樂聞於已過
言之無罪思得其人爰念補闕拾遺職在諷諭舊給諫紙
備于奏章近世已來故事多闕既乖激勸漸至因循將昭
不諱之風爰舉未行之典起今後應補闕拾遺宜令有司
月給諫紙二百張以備章疏其奉使外方兼攝他職者亦
如之庶使集囊之事復興曳履之聲相繼伏青蒲而瀝懇

于爾有光飲白獸以陳辭致予無過凡在諫署申朕意焉
擬罷蘇州貢橘詔

書云厥苞橘柚錫貢明不常也眷彼遐方實生珍果薦廟
之外朕何用焉雖任土之得宜亦勞人之是歎况又涉江
湖之險阻役舟楫之往來置候供須耗吾廩實隄防推輓
動我編民忍將口腹之資重困黔黎之力所宜停寢用減
煩勞起今後本州所貢洞庭柑橘候見勅旨即得供進不
得脩爲常貢惟爾長吏當體朕懷

擬賜天下雍熙三年新曆詔

勅王者欽歷象於昊天授人時於率土七政協璿璣之度
四時騰玉燭之光爰舉舊章乃頒新曆誕昭正朔廣被華

夷庶令守土之臣共樂同文之化可賜爾雍熙三年新曆
日一卷想宜知悉

擬批荅高麗國賀正表

勅高麗國王某歲舉梯航世遵正朔言祝南山之壽遠浮
東海之波朝元恨阻於雞林方物仍陳於象闕永言臣節
嘉歎良多所賀知

擬除開封縣令可鄭州刺史

勅刺史縣令古之諸侯共治親民因不輕授以爾具官某
宰予赤縣綽有政聲宜旌墨綬之賢用布褰帷之化旬服
之重厥惟園田雖曰百城亦猶三輔頒條按部爾其勗哉
可依前件

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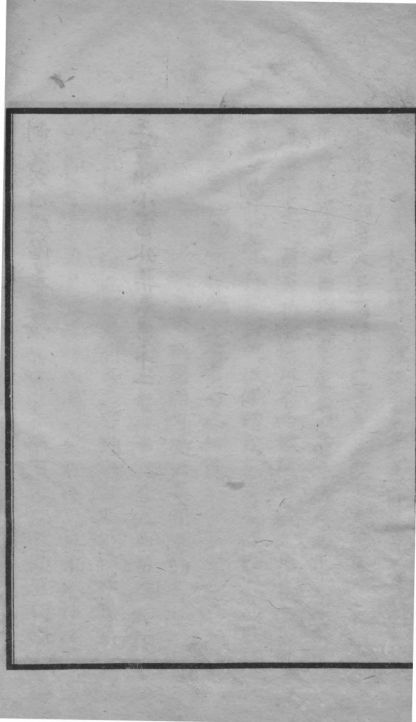
勅將仕郎守大名府清平縣主簿王扶古人云知人實難而受知不易也爾以文學策名以廉平佐邑而忠武軍節度使潘美謂爾有折衝樽俎之略縱橫書檄之才爰一奏章命為記室且拜廷評之秩俾增戎幕之榮彼知人而不疑爾受知而何報勉思婉畫勿忝初筮

條制三司不得將可斷公事聞奏勅

勅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委任責成皆宜集事至於帳籍錯誤行遣稽遲顯有刑名並可斷決自非公然作弊豈合輒便上言近日臣僚殊乖職分至於瑣細無不奏陳匪惟煩黷朕聽兼亦紊亂官守豈非舉職但欲邀功且行條

制之文用絕僭差之路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二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三

序

送進士郝太冲序

送渤海吳倩序

別長沙彭暉序

送畢從事東魯赴任序

送柴侍御赴闕序

送柴轉運赴職序

桂陽羅君遊太湖洞連詩序

神童劉少逸與時賢聯句詩序

送樂良秀才謁梁中諫序

送許制衣歸曹南序

贈別鮑秀才序

送崇禮丞赴宋都序

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送進士郝太冲序

大鄴郝生好剛有文立性不羈恥屑：為儒者行凡議一事吐一辭未始不以皇王帝霸之道為己任洎求名進身則默而處訥而言蓋惡趨附而好耿直也去年秋鄉老競薦僥而從焉笈文遠來會我闕下徹蓋一揖交分如故且鐸且遊昏旭累百五年春三月帝旨下有司校群士之藝預其試者八百人縫掖之衣雪冕貢部生因歎而言曰大

丈夫處世當拔立群萃求明天子之知惡能與聞茸輩叢
試於禮闈哉擲毫裂牋忿而不就王公大人為之興歎況
同儕乎洎予受知春卿薦以甲科喧：我名雷奮人耳廷
試不利前功併遺茫茫九衢塵土相困憤氣一吐高於虹
蜺追乎却生有先見矣然我朝甚明我志俱壯誓雪前
恥庸何恨哉夫如是偶負小屈豈能芥蒂吾輩之心乎毒
飈扇空爐焰天地告我行邁寧親北堂省臺草平漳水波
冷遊賞之興不知暑天俟乎涼風再鳴寒露其零期我乎
上京邀我乎紫庭囊策袖書款于帝局高吐三千言直上
九萬里未為難哉前所謂拔立群萃求明天子知者豈空
言也哉小別不足為念長揖而請行乎却生無背盟約

送渤海吳倩序

窮通聚散四者輪相倚伏固人事之常也然久窮未通多
散寡聚何獨苦于吾曹邪子英洎子拔立寒素自強于儒
墨間視金玉如長物以文學為己任厥道未濟俱為旅人
豪右之門深隔如海茫茫于六合中若墮籜之遇疾颯固
不知其攸適爾子英且以抱泣帝門再獻未捷緇化儒服
剗摧筆鋒得非久窮而未通者歟子英與子始會于濟北
再會于互鄉復會于京師今會于閭里凡三覩面而十成
歲其間春檻有花秋庭有月夏簟來風冬帷舞雪樽酒汎
歛琴絃踈越好景若是黯然相別得非多散而寡聚歟吁
窮如是亦以極矣天將通我以時聚我以位苟時位之來

也子英與予必思上致君下利民終立身建一時之功垂
千載之譽豈特以花月琴酒之為娛哉偶散偶窮不足為
恨况洛陽故都山水在目游賞勿怠免為春羞子英勉之

別長沙彭暉序

始予僦居于濟有年矣室甚虛庭甚蕪鄰喧里卑匪屠即
沽雖有豪宗俠族皆詭道拂德非吾輩徒抱古人道膠口
而不敢談求君子儒恍目而不得見思聖人言聲聽而不
可聞塵空硯凡蟲蠹簡策忽々然視之如長物居歲餘會
天王詔東宮大夫長沙彭公儲司濟封印公之族甲子南
國公之名策于中夏生即公之季子什駕而來予得以聲
氣求應之義投之日狎月覩相樂以道歌狂酒逸始末四

序屬公解印而去生且旅居于濟昔取謂德不孤必有鄰者信哉由是樽有醪豆有餼得以引滿而大嚼之編有詩琴有曲得以更唱而互奏之草翠樹碧烟攜霧織藍波黛嶽胡阡繡巧得以連臂而遊之奢冠盛服錦韞綺轂膏面脂肌狸心梟首得以揚袂而傲之至于窮達之分王佐之業則韜而待用濟無知者何足道哉居一日生相謂曰吾曹窮而類聚樂則樂矣亦何異迅鷗捷鶴同繫于韝雖夙翼接羽詎若相忘于雲漢乎且曰別業雷夏將徙其家而安之則適四方以來知吾其行矣予與生二年間以道而知者執別之日不能無言因書其事以送

送畢從事東魯赴任序

在昔姬旦以攝政于周伯禽乃食邑于魯用四代之禮樂
有千乘之兵草表以龜蒙之山帶以洙泗之水風淳俗厚
君義臣直夢華胥之國躋仁壽之域未為比也洎大朴既
散淳風漸澆失文武之遺基當桓莊之亂政沴併妖聚瑞
滅祥消蒼生嗷々罔知攸訴天念民弊生仲尼以救之執
持憲章鼓扇仁義高飛日月之翰廊開陰翳大定詩書之
理教彼昏蒙三綱五常于是乎在然而上有定哀不道下
有季孟專權臨淪素風蔽塞鴻業厠陪臣之列無尺土之
封下泣區區為累如是以至山頽木壞良可悲哉厥後周
祚波傾魯邦波歇暴秦新莽之下固不足徵我宋天王子
百姓君萬邦興替當義理亂在目思欲化九有如覆孟用

辟賢為利器乃滕東顧言是邦曰禮義之鄉也非有德者不可居之矣雖聖主遐燭賢侯遠臨日挂念于萬機恐失所于一物乃擇朝賢通而理之又設幕職觀而察之所謂用得其人受其賜也東平畢公當是選也公法姬旦師仲尼手握憲章心抱仁義重飛日月再闡詩書三綱五常予人得而見矣噫公有仲尼之德異仲尼之時君非定哀臣非季孟素風無壘鴻業大行一角來祥罔有泣麟之淚九苞作瑞固無嘆鳳之聲陳桓子不見居齊詎勞請代少正卯無聞犯魯何暇行誅夫如是則晨至而暮理不為難哉議者曰公是行也抱其德遇其時若敬而守之奉而行之見周孔之道盡行于今世矣珍重珍重

送柴侍御赴闕序

郡縣天下已來外官之貴者惟二千石而已八則拜三公而論道出則擁五馬以行春南面百城于斯為盛至有受藩維之寄居將相之崇維極人臣亦兼刺舉尊共理也

皇家承累朝之弊削諸侯之權自兩都五府而下至于羈縻州郡率以儒臣承其乏抑戰功而重民政也江東之郡吳為大厥賦惟上其民實繁納土已來名臣迭處天王九年春平陽柴公自治書御史出典斯郡公以文學之業早登甲科負王佐之才未升顯位法尚寬簡政惟循良吏不能欺人固知化觀其議一事出一言必能達今古之變通極天人之奧妙合乎皇王之道在乎經緯之謀引而伸

者享國三十年拓土萬餘里六師不匱百官其勤賦歛有
定期用度有常數水陸之便舟車之宜皆不可不督示成
功也然則轉輸之設不獨專其利亦將求其義不獨富于
國亦將安于民矣是故統臨諸侯考覈群吏刑罰不中得
以申明利害相交得以改作民謠官謗在我之升聞歲沴
天災自我之存卹實外官取則之地而天子責成之府也
非洞于今古明于變通者又焉能舉職哉今 國家之利
吳會居多郡縣繁碓土疆繇亘上自常潤下及溫福有水
田之賦有海物之資雜羽毛竹箭之材兼橘柚魚鹽之貢
東南所產軍國賴之苟非賢明執制繁劇漕運之地固難
其人雍熙紀號之四年夏四月蘇州郡守平陽柴公受代

江城將歸憲府翌日詔以轉運使就加之朝端謂之得人
江東知其受賜歡聲喜氣雷奮雲湧長州吏王某受公之
知探公之道久矣惜公蘊洞天之度有致君之心宜論思
明主之前援引先王之道使我后聖德日新國風還淳陶
冶品物如三五時與夫臯陶后稷異代而同功矣豈復乘
輶遠方陳力庶務議一鍾石之費哉噫道之伸者見其先
屈器之大者知其晚成公有之矣始見乎浙江潮聲天台
山色鑑湖夜月赤城朝霞銷憂八詠之樓登陸四明之險
靈蹤勝槩將命而遊亦公之素志也梅雨初霽麥秋尚寒
畫舸頻移繡衣漸遠拜首末路序以志之

桂陽羅君遊太湖洞庭詩序 處約

造化之功：大而不自伐，故山川之氣出焉，為雲泉，為草木，為鳥獸，必異其聲色，恠其枝葉，竒其毛羽，所以彰造化之迹用也。山川之氣：形而不自名，故文藻之士作焉，為詩，詩為賦，頌為序，引必麗，其詞句清，其格態幽，其旨趣所以狀山川之梗槩也。古人登高必賦，義由是乎，其或陟名山，覽勝景，各願祕思，屯其研，穉使雲憤，泉愁，巖羞，谷恥者，故文士之大遇，爾大湖之為水也，亞于海，而狎于衆流，洞庭之為山也，卑于嶽，而秀于群峰，故雲泉草木鳥獸之異，非人世也。昔人由是而得道者有之，由是而遁跡者亦有之，故於屋之洞尚存，而陶朱之舟不返，至于文藻之士，詠詠之作，有能標絕唱，示後來者，予未見也。由是長戈巨鼎

非魯陽必籍疇能揮而扛之桂陽羅君其人也君族茂有
唐氣鍾全蜀連華突子太華紫蓋屹于衡陽骨之秀也濟
川截河而人亂渭水入涇而無染神之清也列天下于戶
庭視尚古于指掌學之奧也海鵬搏風而上漢天馬奔虹
而逐日文之逸也前歲俯遂計吏直干有司霆聲電光駭
人耳目諸儒拳拳不敢仰視其用立傑出而無比者衆謂
君必當脫縫掖珥朝簪翱翔紫垣奮迅鴻筆書帝王冒臆
中萬機之務敷為事業岳為謨訓固當仁矣會國家遵歷
試典重親民之官故釋褐以佐于臨渙成考而遷于吳縣
又授廷尉評以優之君以百里之權諸侯之位也有人民
以撫字故布政以仁有社稷以享祀故事神以禮儉乎身

而更不敢欺正乎法而人皆知指曾未暮月而吳民稱理
焉然後名山大川可卧舟緘印而往矣太湖湯湯我得而
發揮洞庭岷：我得而潤色遂使幽雲野泉竒舟怪草豎
烏獸蟲魚輩皆欣欣熙熙似有知于感遇也至于緇徒羽
人有解真空通氣者袈裟以贈之僊宮佛屋有靈蹤古跡
者拂壁以紀之揮珠抵璣散落人口僅得五十章間以倡
和贊獻之句凡一百首雖金石不同其音同歸于雅正黼
黻不同其文同成于章施前不見劉白後不見皮陸又何
人也子見受代之目盈編而歸獻于帝閣有駭宸鑒且使
湖山之興不披圖而盡見之矣然則君之是役也得不得
大耋之階乎又何徒勞之歎邪茂苑吏王某同年也序以

附之

神童劉少逸與時賢聯句詩序

夫君之所好天必從之物必應之猶影響爾是故虞舜修德丹鳳降其儀穆滿自狂八駿呈其怪善惡之跡休咎之徵斯不誣矣有宋二葉天子好文之甚者也志重懸科親執文柄淑慝有別升沉靡私其間翹楚之士出白屋褫麻衣步赤墀參黃閣者數多矣與夫集青囊於寢帷題御名於殿柱又相萬也遂使荒服之外獷俗慕其文明草澤之中比屋化其文教一變至道三代同風不其盛哉東南之秀山川之靈應我昌運俊民挺生神童劉生蓋其人也嬰孺不群骨貌非俗真麒麟之駒鳳凰之鵠也七歲孤藐

遊千山陰詩人潘閻見而竒之乃引之以語教之以詩生
性如生知辭如老成一聯一詠令人振驚潘生許以並行
誨之不倦且以其兄之子妻之逮十一歲成三百篇求之
古人曾不多讓生又長于聯句敏而能精若虛谷之應聲
洪鍾之待扣也矧餘杭會稽號為大郡督轉輸領郡縣者
多朝之名臣矣至于儒素之士緇黃之流往往有秀民焉
或召生以升堂或隨生以求友出句度以試之窮竒險以
難之生意同預謀語如夙昔應聲而答旁若無人疑孟東
野賈閻仙之徒變其精靈潛于左右更傳互授以助其言
不然又安得敏捷清新之若是邪某聞之未甚信一日潘
生與之偕行惠然肯顧因解榻以延之唱詩以驗之然後

知其神矣某初試以古人竹節偶相對之句生云花枝忽
並開其蘓對云禽名多自呼比生之句踈矣某又常抱伯
倫之醒病相如之渴因戲曰一迴酒渴思吞海生云幾度
詩狂欲上天偶屬之奇他皆做此意蚌腹有珠待月而後
成木性有火得燧而乃生以劉生之天才過潘生之善講
成此神異不其然乎某詩集曰佩觿吳縣尹羅君為之序
矣時賢黜句凡數百言若無甄收且恐淪墜序以冠之列
之于右

送樂良秀才謁梁中諫序

天下之人背道義而趨勢利者衆矣是故權門火炎歸之
如市散地灰冷過而弗顧偷薄苟且率以為常非士君子

謀道狗義烏能矯世而行哉茂苑樂生稟江山之氣為英
秀之士讀書秉筆務于立言遊聖人之閭域修通儒之事
業傑出江外人無與偕自予作吏長洲言交有日遺書贊
文頗見其志但若涉海而輕百谷登岳而小群山又孰知
其汪洋峻極之勢歟居一日生挂帆艤舟歎戶言別問其
行則曰謁梁公于淮楚也問其故則曰詔學道之消長也
言謫官之顛顛也噫梁公與古為徒與時相戾守大方而
中立稟上智而不移顛躓官途三十年矣以至自官僚分
司以貳車左降淮水之涘衡門闔其甕有委塵突無黔色
雖原憲之非病諒賈生之慟哭聲利之輩輕而笑之但見
長淮湯湯東吳接會使星朝客鱗鱗其舟有能過門而一

顧又何人哉生之往矣其有旨乎攜盈編之文陳函丈之
禮弔擯斥之賢非謀道者邪鄙權豪之門非徇義者邪昔
余重生之文今余知生之行矣先是梁公之牧蘇也撫民
之餘待士尤謹延譽後學激勸遠人于特樂生居客之右
亦猶常袞廉問閩川引歐陽詹以為上客閩人始舉進士
今昔相望曾何愧與生之是行也得非士為知己者邪武
丘草萋吳苑波淥行春色態濛濛着人去登龍門再見君
子請益之外幸道我伏膺之志焉

送許製歸曹南序

士君子脩辭立誠必先之以孝悌孝悌著而後忠可移矣
反是道者吾何取焉潁川許生大族也先君以學古入官

終州縣之職齊魯濟汶間至今號為廉吏仲父季父俱擢
進士第有大才而無顯位惜哉是以高門之慶鍾於子孫
焉元昆今曲臺博士員大名於天下長塗遠馭未易知也
先是博士之釋褐也補秋官掾於江陵再命為均陽倅先
夫人以衰老之年樂處鄉曲故板輿不行留生以侍左右
盡生事死葬之禮則生之孝可知矣博士之立朝也通理
於蘇命生偕行以幹家事盡在原禦侮之義則生之悌可
知也噫生行已光而名未立矣矧皇上嗣位已來登進士
第者不下千餘人顧生之懷能無感感乎然生行周業茂
于人無媿將見受鄉老薦取太常第猶抵掌爾然後以孝
悌之行移之於國則忠又可知矣豈以先後為意哉江梅

弄黃江雨飄白別酒未盡征帆屢移平蕪遠山連衰千里
之子于役相別何之曹無禮義之國也至止之日慎其交
焉斯所謂以言之送也生勉之

贈別鮑秀才序

皇家耕藉之歲僕始自廷評擢補諫官分直于太史氏越
三月以家寄江都告假迎侍亦既遂請泐流而東至止之
日會同年光祿丞河東薛公昭屈文學之才職關市之稅
評文話舊冷然得明公出文數十章即進士鮑生之作也
命題立意殆非常人其為學也依道而據德其為才也通
古而達變其為識也利物而成務求之廣場未易多得僕
因願與之交且賀薛之能知人矣翌日縫掖而來光我衡

華風骨俊茂言論深雅非風塵之人徵其氏族乃明遠之
裔耳世以儒術為事先君隸錢氏為陪臣國小而才大故
功弗之立歸朝終大僕丞位卑而道屈故慶及後昆其有
後于宋乎不然又安得富生以天才遇生以昌運乎先
是皇上即位己來策試貢士必親臨之是歲始委有司
宜如故事上且曰予官人牧民十有四載敬貢舉取士者
實五年重以郡縣至廣吏官多闕刺史二千石絕辟命之
路公卿大夫無資廕之恩雖九品下僚一邑小吏必由鄉
舉而後進苟求備以取人則其如庶官何是以四科之中
所尚文行三事之內兼採言兒或門閥淪墜者繼其絕以
第之或場屋衰晚者哀其窮以與之得人既多矣補吏既

足矣是用登革復以典彛凡今取才必萃英髦所以慎名
器而激風俗也天下寒俊聞而樂之夫如是生何患於窮
乎青紫之貴可俯而拾之矣江梅墮校溪竹翻籜因旅火
以何適縻王爵以言歸廣陵秋風望子之隨計曲江春色
見子之必榮其間勤道以自強加飡以自愛勿辜我名聲
之望爾生勉之

送榮禮丞赴宋都序

鴈池國東之巨屏也天啓我祖封于商丘玄德升聞乃授
周禪旣建大號斯為名藩必求親賢用錫茅土重始封也
今上嗣統以來或以儒官承其乏繫于才而不繫于位矣
故朝之能臣相望前後蓋孟諸域中之大數征賦寔繫汴

流天下之通津漕運斯在不有餘及孰能釐之端拱元祀
春二月詔以曲臺丞榮公出蒞于宋旌汶陽之善政也公
之文行門地吾儕仰之吾君知之以丑牂之中擢進士
第者有四人焉父子兄弟燦乎士林昔社正倫一家三秀
當特猶稱為盛方我茂族不其遠哉是行也宋居其泰乎
青門曉晴皇華洛行隋岸柳翠浚郊草平駕駉駉之四牡
別岷峨之五城撫臨近輔利澤編吐君之望也公之職也
可不勉哉

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夫序君臣明善惡莫大乎國書故曰史館重備顧問預宴
私莫親乎書殿故曰集賢清至於天官品藻士流京尹禁